

82

271356

10/10/10



瓊 昭

黎 錦 明 著

短篇小說集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1 9 2 9

1928, 8, 付排

1929, 7, 初版

1——3000

每册實價四角半

8667

813.877
2712

目 錄

瓊 昭	一
幸 福 真 諦	三五
愛 情 在 搖 籃 裏	一〇一
妖 孽	一三三
我 的 口 供	一四五
一 個 畫 家 的 妻	一六二

瓊 昭

一九二六年暑期中的一天，天氣酷熱，我住在 C 鎮西偏一所小房子裏，料不到別了四年的老友慕尼在烈日底下敲我的門。我欣喜地將他迎接了進來，囑他將涼水洗拭了汗，對踞在鋪在地面的草蓆上開始話着別情。

我知道他自從五年前和我同在一個師範學校畢業以後，便售了田產到英倫去了。那時我全然忘記了他。然而他現習了一口爛熟的英語，和全部亞比亞了。他還是那般沉靜，溫和，誠懇。他鎮來便任了一處書局出版的文藝雜誌的編輯，已經籌備出版了。他向



(南)

我索文稿，因為他常時看見我的名字在幾種出版物上。

“現在的文壇真是冷落得很，”他說，“沒有一種使我可以感到十分滿意的刊物。我想辦一個雜誌，徵集作品至少要和我的理想相容合；如果沒有這種材料，寧可把出版期延長，或者將編輯一職辭掉再去作長久的預備工夫……我已經將泰奴的英國文學史和羅斯金的現代畫家整個翻譯了，還有幾位朋友替我譯了幾篇巴爾札克，夏芝，康拉德的作品，這一方面是不愁了，現在，只少創作。你替我幫些忙罷。稿子我當然仔細看，有商榷的地方便來直接問你……不過總要有理想的色彩。”

“那一方面的理想呢？”

“關於創作的……”他呻吟了一會說，“革命的——國民革命的也可以，不

過共產思想我是絕對不贊成的。這簡直是反和平，完全不合文學趣旨的殘酷思想。我想，你如果要寫這一類理想的作品……可是你曾經看過柏拉圖的共和國和但丁的神曲，米爾頓的失樂園嗎？”

“沒有看過，”我搖頭道，“可以說完全不懂。”

他笑了一笑搓着手掌道：“……那麼我換一個題目罷。你是預備作小說嗎？”

“當然，詩才我絲毫沒有的；劇本呢，沒有研究過舞臺藝術，恐怕難於動筆。”

“這自然不能勉強的。小說……長篇呢？還是短篇呢？成就要快一點，恐怕還只能作短篇罷。”

“長篇我現在沒有能力做。你指示我究竟什麼理想呢？”

他便點了一支煙，看住我的面部徐

徐道：“我覺得小說是離不了戀愛的，小說裏面沒有女人是不成其為東西的，不過要有理想的色彩，絕對不能專寫戀愛關係，尤其是那種充滿了色情狂的東西……那簡直等於手淫！你如願意——暫且說如你願意寫罷——我想最好在戀愛關係裏包含一種理想，如社會革命，或者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只要能使這理想更偉大，便更好。總之，至少要不和普通一班戀愛小說一樣的平凡，還有一點，這理想寧可與戀愛相衝突，絕對的要成其為社會的，非個人關係的才好。”

“那麼不如為這理想把戀愛乾脆犧牲了不更好？”我笑着。

“……也未嘗不可以。”他也笑着說，“朋友，你能更進一層的思索，這是我出乎希望之外的，祝福你！你成功了還是你自己成功了，不過使我的刊物叨一點

光罷。成功了，我替你出個專號。沒有成功，朋友，我們毋須客氣，老老實實的把稿子退還你，我想你決不會見怪的。四點三刻，我要走了，你這裏有傘麼？”

我沒有確定的話回答他，因為這理想總使我疑惑，我只得呻吟着將他送出門，看着他在傘底下揮着汗捷步走了。

晚上到了，暑氣退了幾分，我爲着朋友的關係，爲着這理想的衝動，在燈下徘徊了兩點鐘，這兩點鐘使我發生了許多理想，只是結果沒有得到一個理想，然而我還是預備替他寫篇小說。

夜漸漸的沉靜起來，然C鎮的深夜我覺得只是死僵的，四圍沒有一點自然的景物襯陪我動手創造時的情緒，竟至連蛙聲和蟋蟀聲也聽不到，而且，很不容易看到蔚藍的天，在沉靜裏悠揚着的汽車呼吼聲，電燈公司發動機的抽打聲，留

聲機裏那嬌豔的唱叫聲，……使我的理想竟完全灰黯起來。我寫成這篇小說時已經將近天明了，還添上一頁短短的聲明給他說：

“老友，我替你幫忙的工作完畢了，恕我不能得到一個怎樣圓滿的結束。我在這裏看不見茫浩的海邊，聽不見幽雅的鳥聲。我們在大馬路上電車上所遇見的青年男女，只要把他們的行徑寫得崇高一點，也許是達到了理想罷，但我始終想像不出，即屬想象，總也離不了四圍是海，上面是鳥聲。社會問題和婦女問題我都不大懂得，寫起來一定像一篇討論文。但現在我的這篇小說終於結束了，然指不出理想究竟放在那裏。明天這個時候你可以將它看畢了，如能得到你的同情，一個月或兩週之後或許可以和世人相見了。我在這裏希望着。一壁寫，一壁想，我只

覺得人類只有能互相諒解,其餘一切都不必討論了,你覺這話然否?”

“末了,我應當告訴你這篇作品自然離不了是一段戀愛的故事。”

公園裏一處茶座,四圍蓋滿了樹蔭,女郎瓊昭和她的父親,常見面的朋友適廠間坐着啜茗。

她是一個活潑的,年紀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的大學畢業生,還不曾結婚,她時常露出一點微笑,但也時常苦惱,忿怒,用冷淡的言語埋怨着父親,慈祥的母親在四年前便和她的家庭永久離別了,這使她感着不時的悲哀,因為母親如其還在,對於她的心情一定體貼,了解得多了,若不是她好遊玩,好結交朋友,她一定常時用淚洗她的顏面了,周圍的男子們她都覺得可愛,有時又很覺得使她煩膩;她用許多理想來觀察他們,然而總不能決定。

起先她覺得適厂十分使她敬重,因為他是一個有名的哲學家,而且善談吐,溫和,誠實。然而他漸漸和她親熱,反而使她漸漸感着冷淡,顧忌了。

“我時時懷疑這一班受了教育的女子,”他的父親抓着花白的頭髮說,“並不是別的,就是她們即屬受了教育也是一樣的不長進。她們並不是——絕對不是理性不及男子,只是不肯犧牲。犧牲應該是為社會,為國家。她們犧牲卻是為個人利益,為幸福,為戀愛……這種情形纔使女子不長進,做時代的落伍者。她們為什麼不懂到這一點呢,瓊昭,我想你總明白罷?譬如求學問,就單說瓊昭,她卻要捨難就易,不學哲學而學文學。有的女子還是為生活不得已而求學,可是瓊昭既不愁生活,也不愁沒有才幹,卻偏要把學問草草了事。這不是古今中外的女子都出

於一轍嗎？……她的母親在時，還時常道長道短打阻她求學的志向，現在母親死了……我開辦了二十多年的報館，辛辛苦苦留了幾個錢，到底爲誰呢？瓊昭！都是希望你造就啊，你還是決定學哲學罷，世界上成功的女哲學家還沒有，何不爭口氣呢？我相信我的女兒不是普通一班的女兒，大學畢業了，應當還是繼續努力，學哲學最好！我決定把你送到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去，等你學業成功而且有了非常的著作出世時再回來；我再把我的積蓄拿來開辦一個中國哲學研究院……”

瓊昭只望着旁邊的景物沒有話答，因爲她完全不曾聽到父親的話。

“……現在，第一步是擇師。”他的父親繼續說：“適厂現在已經是你的朋友，他的學問我相信得過的；就拿朋友的情面，你從他一同研究正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比方適厂是柏拉圖，將來說不定我的女兒還是一個亞里士多德呢，世界上只有哲學家才够得上清高，愉快，超越。這是真的，到了那時候自然會覺得，哲學家的壽命就比文學家要長！從柏拉圖直到現在的杜威，羅素，那個不過了六七十歲？這就因為他們沒有煩惱，沒有苦痛，什麼事都是抱達觀的……我不是希望女兒壽長——因為這是打比方——不過希望女兒把求學做個長久的工作，因為研究哲學是帶有永久性的，現在，瓊昭你是在攷慮我的話嗎？這是值得攷慮的，我在這裏等待你的圓滿的回答罷。”

瓊昭依然沒有話說，只覺得適厂低着那厚而沉重的眼鏡謙虛地微笑着。

她的父親起來散步，輕輕地走開了。

沉默了許久，只一陣陣的樹香由風吹送過來。

當她的一杯汽水剛喝完時，適厂起來替她倒第二杯，微笑着說：“還覺得熱嗎？”

她看了他一眼說：“還好……”

適厂感着很愉快似的，從袋裏掏出一個雪白的煙匣來，但旋即放了進去。她看見了他那被煙薰得枯黃的手指。她想他的煙癮一定很深，然而他和她見面已不止百次，卻從沒有一次當着她吸過一次煙。這是西洋的禮貌！她想這實在使他可憐……

“適纔伯父也太開玩笑了。我想……瓊妹總不會怎樣見怪我罷？”

她笑了一笑，但沒有話答。她想父親或許是故意走開了。她只得看了看周圍的風景，拿起父親主筆的新聞紙流覽着。在上面她找着那張副刊，便馬上看見當首一篇實驗哲學在今日的地位的文章，

底下署名便是易適厂。她連忙將視線避開了，彷彿覺着這似乎有些侮辱她。

“其實哲學……也令人感着枯燥，”適厂說，像似已經知道她發覺他的文章了。“……真的，我至今還不懂，懂了牠有什麼用處……我打算來專門研究人生哲學。我想瓊妹……”

“哲學既然枯燥，人生哲學不也一樣的枯燥嗎？”她揭了一頁報紙說。

“人生問題究竟與純粹的哲學不同。這可以講到生活，社會，家庭……哎，其實我們為哲學犧牲了七八年，也無非是一個生活問題罷了。”

“易先生還要講什麼生活呢？現在當了大學教授，不是享着最清高最榮耀的生活嗎？”她笑盈盈地說。

“……這那裏配講得上生活！這樣的生活着，實在太辜負人生了。哎，人生！我覺

得人生總是悲觀的。”

“噢，易先生，想不到你竟也會悲觀，這不成了厭世的哲學家嗎？”

“當然，但我總還有一個希望，如果這希望失敗了，那我可真要厭世了，而且還要自殺。”

她覺得這話似乎又在侮辱她，而且唐突，愚稚。她想應該要離開這裏，但又不願意。適厂坐在對面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只緊緊的握着手，好像對她表示一種痛苦。她感着這境遇很新鮮，自在，不意的把頭低下來只看住自己的手。

沒有幾分鐘，她斗然覺得適厂輕輕地移在她身邊坐了，眼角帶着淚，他的手也放在她的腕上了，兩隻不靈動的眸子注視她的面部，吐着極溫和極迂緩的話向她誠懇地求愛。這使她更覺得安閒，自在，而且榮耀。然她的心裏也起了一點悲

哀——不知爲着什麼原因起的悲哀。她細細地聆着他陳述出來的那些溫柔得可憐的話，說怎樣思慕她，敬仰她，怎樣感着自己的學問的枯燥，無用，因爲沒有她的戀愛……一大段話直說了半個時間之久。

這時候，她卻漸漸有些不安閒，不自在，而且煩膩了。她好奇地偷視着他那沒有血色的臉，深藏在狹小的袖裏那瘦小的手腕。她察覺了他的胸部是平的，外面的西裝兩襟裏藏着兩塊使胸部顯得很隆的棉花。大意看來他的肩膀似乎很秀健，然卻也萎縮在肩頭的兩塊棉花裏面。……這些都使她生出一點輕微的煩厭。

“易先生，我十分感謝你的誠意。”她斗然迅捷地說，“不過這事不能勉強的。即使我們因愛情而結婚，我想……這是

我們生活上的阻礙；我不懂哲學，至多也不過替你抄些哲學著作的稿子罷。並且……老實說，即屬我應當愛你，但時機還沒有成熟。”說着，她將她的手抽開了。

“……你始終不能愛我嗎？瓊妹，請你答覆一個堅決的字罷。”

“……並不是不能，因為我已經有了愛了，難道還可以愛你嗎？”她看住他的兩手說。

適厂嘆了口氣，拭了拭眼淚，起來坐在原位，將兩手捧着頭，表示他全然失望了。

她隨父親回家來便接到映秋一封約她看影戲的信，地點在公園的對角。父親已察覺她拒絕適厂的愛了，似乎很失望，只是悶悶地坐着。這於她十分不安，但又好像對父親已經復仇了。

第二天她赴約的時候，忽接得一個

新結識的朋友江修的電話，也約她在公園裏聚餐。她想起了江修，腦裏便浮出一個矯健的英銳的少年軍官的印象來。將映秋來比江修，好像一隻美麗的鸚鵡比一匹雄駿的馬……她覺得江修自然可愛些，但映秋能了解她些，溫柔些，不像江修那種氣勢凌人的模樣。然而這一點卻顯得江修更可愛……如其他兩人能作一個長時期的情敵，她以爲將來一定是江修得着最後的勝利。

走到公園的門首，她看見映秋在鐵欄柵旁邊吸着雪茄等候着。他知道她來踐約了，便把手裏的煙擲開，很活潑而且愉悅地來迎接，替她將馬車費開了，引她橫過街進影戲院來。

她跟進戲場，和映秋並排坐着，靜靜地聆着他那輕巧溫軟的慰問，聞着那芳烈的髮油香味。今日的映秋確實更比從

前馴服，體貼了；他的衣飾也令人感着一種幽雅的美，和一位有天才的畫家一樣。場中的電燈熄滅時，她的手不由的任他握住了，還覺着他的唇吻在上面輕柔地觸了一下。她又想起了他是一個資本家的兒子，想起了高樓大廈，旅行時火車的軋軋聲，和各處山水名勝的風景……。

這一回電影映的是一個伯爵和一個窮苦的少女的戀愛故事。後來那伯爵因為不得戀，決定把身軀捐給國家，然而在戰場他遇見了一個看護婦，她便是他的情人——那窮苦的女子。一場猛烈的戰爭後，他受傷了，經過她長期的看護和親密，他們便結婚了。

她看了很感動，便想起了乘着駿馬揚着指揮刀在戰場上馳走的江修……。

散場了，映秋挽着她的手，請她到公園裏晚餐，他倆雜在觀眾裏剛踏出頭門

便聽見後面有呼映秋的聲音，她回了回頭，瞥見那是一個裝飾得極濃豔的少婦，似乎想和映秋談話，然映秋只挽着她向前走。

“映秋！怎麼啦？你不認識我了嗎？”那少婦跟上來逗着他帶着一點怒容說。

映秋抬着那冷淡的臉，挽住她只往前走，她感着很不安，不期然把手從他的臂膊間引了出來。

“喂，映秋！果真不理我麼？”那少婦又跟住他說。

他在街邊轉了一個身，便拉着她跳上馬車了。

“你瞧着罷！我不來找你我不做人……”那少婦狠狠地對馬車指了一指，轉身去了。

她在馬車裏十分的懊喪，只問他那少婦是什麼樣的人，映秋說她是他的一

個遠門親戚，因為想找他借錢。

“既然是親戚，你為什麼不理會她呢？”她冷峻地問。

“……她的行為太壞，借錢把她等於教她墮落。”他說。

她全然不信實這話，沉默地望着路景。

馬車繞着公園行了一個圈，仍復回到公園門首來。

她和映秋正在公園裏的西餐館坐下時，江修忽然從對面座上跳了起來，只醉得一臉通紅，走近她來恭謹地問好，還請她移過去一同用餐。這使她很躊躇。映秋在旁邊正點着菜，臉上泛着一點怒容。

“他是誰？”江修暫時對她坐了下來，冷聲說，用一種銳利的眼光看了他一下。

“我的同學，楊映秋先生。楊先生，我替

你介紹罷，這位是江修先生。”

映秋很不以為意仍點了點頭。

“密斯熊，今天究竟是那一個請你呢？”江修站起來直爽地說，“如果是我請，那麼還是請你過來罷。”

她看了看江修，看了看映秋，沒有話說。

“請客有什麼你我？”映秋很冷淡地迅捷地說，“人家請了不就算了。伙計把菜單拿去。”

“你說什麼？”江修走攏一步問。

“你又問什麼？”映秋將菜單朝伙計的手裏一塞，說。

“……你的眼睛怎麼不認識人？你知道我是受你的欺負的麼？”

“我欺負你幹嗎？”映秋似乎輕了。

“你不欺負人就得少瞎說！”江修大聲說。

“……不必動氣罷。”她只得離座起來，慈祥地說。“就算江先生請好了，反正楊先生還沒有點好菜……”便愁悶地走到江修的座上去了。

映秋在那壁斗然離座站起，將衣帽搶在手裏，跑到門口重重地罵了一聲‘渾蛋’走了。他是懼怯，怕江修的氣勢，怕橫在江修腰間那條古林式的手槍。

“……我不看熊女士的面子，早就把你一槍送終了。這沒廉恥的資本家走狗！”江修朝門外罵了一聲，回身來似乎對座客顯耀着，說：“我還怕他？那些軍閥武人都不知道在我槍底下死了多少！他敢欺負我？”說着，走回座來，對她改成謙虛的笑容安慰了許多話。她只得假意微笑着，用驚恐畏懼的眼光不時地偷視他。正在拆開手槍，將一排子彈上進去又退了出來。她在電影裏面看見人家帶着手

槍卻有英雄氣概，然而看見真實的手槍反而感着不安和畏怯。然而她想江修不凶暴，一定可愛，因為他的眉目，他的胸肩都是英雄的模型，但……。

酒菜都來了，座客們開始紛紛議論着，常時偷看着他兩人。江修更加親密，只是勸着用酒菜。她覺得他完全不懂女子的性格，完全沒有那種對女子應有的禮節。他更殷勤，她便更不安，喝酒只是將杯子起了一起，用菜只是將箸在菜盆裏一攪。江修的酒愈喝得多，她愈害怕。她想起身告行，但又彷彿太早了一點……

散席了，江修陪着她在園裏兜了一個圈。她決定向他告別回家。因為夜已臨近了，她的四圍好像藏着無數的恐怖。

“路上不便得很，”他說，“我送你回家罷。我的汽車就在門口。”

她只得感謝他，想，他雖則粗莽，然這

點意思還恭敬，誠摯。出了園門，他扶着她上了汽車。汽車朝馬路上竄走了，迎面的涼風使她的心襟要鬆爽一點。

“車夫知道我的家在慶西街嗎？”

“自然知道，我告訴他了。”江修說着，朝她似乎有所用意的看了一下，卻是沉默了。車駛得很快，使她全然不明瞭究竟朝那方走。江修提出許多話，用曲折而生硬的口氣來問她，問映秋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她只說是她的朋友，他似乎很困惱，疑慮，嫉妬。

車斗然停住，她以為到家了，但又不，是，只見電燈輝煌，車馬擁擠，原來是在城東一家大旅館的門首。她急忙地下了車，便預備叫別的車走。她悟到了江修的用意……不禁由慚惱而憤怒起來。

“進去坐坐罷，車上太困倦了。”江修笑盈盈地說，預備拉她的手。

“不要欺騙我！”她不期然將手幌開，怒聲說：“你不是允許我送我回家嗎？……江先生，我知道你這卑鄙的意思！趕快走開罷。”

江修愕了一愕，復笑道：“密斯熊不是說醉話嗎？……回去何必這樣早呢？還是進去歇息一下罷。”說着，便來搶她的手。

她向一輛車跑去，江修預備趕來，四圍的車馬夫斗然哄笑起來，他忿怒着奔回去找他們問話時，她的車已經駛去了。

她跑回家來，走進書房，便看見老父坐在案旁剪着新聞；慘淡的電燈照着他那一叢半白的頭髮。她斗然想起母親已經死了，哥哥弟弟也沒有，只有父親……她的心一陣酸，便投在他懷裏痛哭起來。

她的父親很驚訝，但早已知道女兒的心情了，只拭着淚安慰她。他說他怎樣

體恤女兒，瞭解女兒……直說到哲學家適厂的身上，說她應該和適厂做終身的伴侶。

她在悲哀中感覺了適厂的柔和，誠實，…想應該要愛他，但似乎總不能愛他。

回到臥室，婢女丁香進來照護她。她看見桌上放着一籃鮮黃的梨子，婢女說是花匠壬生送她的，因為壬生知道她這幾天想喫梨，然而初夏時在市場上買不到，便特地向遠地的朋友要了幾斤來送她。

她不禁又感着一點悲哀，呆呆地望着籃裏，只是不忍喫牠們。

三天四天的過去了，她只愁悶着不出門。許多朋友來找她，她都託辭拒絕了。她除開看一點小說外，便和丁香閒談着，或者到屋後花園裏散步，看壬生修剪花枝。她覺得壬生比她的一切朋友都溫和

誠實，只可惜他是個窮苦的人。她每一次跑進花園，便感着一種熱情；在花蔭裏映出壬生的那秀健的肩膀，玲瓏的眉目，……便想起了他好像是上帝差使下來的一個純潔的園丁。

在閒談裏她知道了壬生從前僅僅從初等小學畢業，有七兄弟，家裏還有幾個錢。後來父母親接連死了，家產便由兄弟們分了。他將分下來的幾百元來開紙店度日，不幸完全虧空了，便留下一點餘資跑到這裏來想求朋友找點差事，但又失敗了。在困苦中他當過挑夫，當過門房，現在到這來當花匠，因為他從前在家裏種過許多花，所以很有經驗。

過了半月，她便戀愛了壬生。

這一晚很熱，她坐在花園的石凳上找壬生閒談。她覺得世界上無論什麼樂園都比不上這裏。自然，她心裏常時發生

許多衝突，漸惱，但到這時候一步進花園，這慚惱又無形消失了。她的父親，丁香和幾個僕人都知道她和壬生熟諳，但決不疑心她現在正戀愛着他。

壬生將噴水壺灑着花枝，從她身邊經過，她熱情地注視着他，呼吸也緊張起來，全身的血似乎沸騰着。她叫他替她折一朵西番菊給她。他微笑地將花送過來。於是，她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互相注視着，終於擁抱着他接了個長久的吻。

半夜時，一切都沉靜了，壬生從他那矮小的木屋裏跑到她房裏來。兩人熱烈地吻着，擁抱着，直到天將明的時候。

現在，她丟棄了適厂，丟棄了映秋和江修，決定戀愛壬生了。

然而，第二天，她的父親不知從何處知道了這事，將她叫了過來，用一種極隱痛極嚴峭的言語斥責她。她沒有話說，覺

得十分慚惱，後悔，但她決定了，她始終戀愛着壬生。當她走開了，父親單獨地將壬生喚來，手裏捏着一條大棒，不由分說地奔上來打他，直將他打出門外。家裏的人除開丁香外，別人都訝異着不知這是何種事。

就在這天下午，她疑難了許久，最後毅然決定了。她跑到離家不遠一條小巷裏找着了壬生，央求他一同見她的父親。父親看見他兩人一同進來，憤怒得和狂癩了一樣。

她很嚴正地對父親說：“請你不必發怒罷，因為這是我自己的事。現在，你的女兒決定和情人走了，到別的地方自謀生活去。女兒也知道這許是不應該的事，但爲着愛情，不得不這樣抱決心。你允許給女兒的幫助，財產，你還是留下來給別人罷。這裏你從前替我買的金手錶，鑽戒，

還有許多闊綽的衣服，書籍，現在牠們於我沒有用處，一一送還給你。你對於我的好意我都感謝，但是只可惜做女兒的太不努力，太不長進了……壬生，我們走罷。以後，父親，我和你完全脫離關係了。我也知道自己的前途一定不幸，但是……現在已經不能翻悔了。”說着，她叫壬生將衣服行李搬上洋車，拭着眼淚離開這高大的房屋了。

兩個月以後，她和她的情人跑到離家很遠的一處小鎮市來。這鎮市是壬生的故鄉，現在只剩着他的一個老年的伯父，在鎮上開一個小雜貨店度日。壬生和他的情人來找他，這使他無限的歡喜，因為他老年無嗣，早已認壬生作兒子了；而且得着這樣一個美好聰明的媳婦，使他好像浮沉在夢裏面一樣。於是，他拿出一點積蓄來，替她和壬生租了兩間清潔的

房子。壬生白天便留在伯父店裏作幫手；她便由他伯父的主薦，到一所育嬰院作保姆。他倆從此這樣的度着生活，每天回到這小小的家裏來便好像步進了天堂樂園一樣。

然而，她的父親當她走了以後，竟至氣惱成疾，又爲着一家報館替他的女兒發表這件新聞，便向法庭提出訴訟，要求賠償他的名譽損失。後來兩家都沒有好結果，——那家報館因而停閉，然而他財產也耗損大半了。

這篇小說寄去的第三天上午，我接到慕尼的回覆。

“老友，來件和大作收到了，我真佩服你的神速。盡半個鐘頭的時間我將它仔細讀了一遍，覺得頭幾段寫的尚深切，但是後兩段結束，老友，我真不懂你爲什麼弄出這樣一個好笑的把戲！我相信你決

不是故意把後段草草了事,但又覺得你好像注重在後段,可是,難道這就是你的理想嗎?如其你有這麼一個理想,唉,老友,你真太cynic了.你這簡直像似愚弄我,欺騙我,故意把我拜託你的事開玩笑!”

“閒話不必多講,現在,就照你那後一段來論事罷.一個有學識有人格的女子像瓊昭者,如有其人,她決不會戀愛着一個沒有知識的窮苦的花匠!這也不是說她不應當愛——因為戀愛是絕對自由的——不過這種事絕對地在社會上沒有的.依這一層講,便是你取材料太過於Impracticable!而且,即就理想上着眼,也似乎太滑稽了.社會上的姦通和私逃的事,差不多處處地方,天天都有的,他們無非完全是為情慾而出此,這那裏配講得上理想呢!雖然,瓊昭和她的情人逃跑時對她的父親有宣言,但左想右想,始終逃不

出爲了一種低級的情慾緣故，一個這樣有知識的女子，把她弄成這樣一種結束…… 哎，老友，你不是神經錯亂了嗎？”

“我對你這篇小說的意見已經陳述出來了，但我決不是說你這作品整個的可笑，整個的沒有意思，頭幾段的描寫很深透，主人翁瓊昭的經過情形也是實在的，但總之壞在結束，我希望你把後兩段改動一下，把她和花匠的關係刪去，依我的意思，瓊昭發見映秋和江修的祕密之後，自然覺得適厂對她的真實，在這裏，她應該將轉變的心情來愛適厂，這樣的結束，比你的原意簡直好十倍，而且確實還帶有理想色彩，因爲適厂愛她是爲純愛，她轉而愛適厂也是一種悟悔之後的純愛，要寫得漂亮一點，還可以寫一筆這瓊昭女士成了將來的一個女哲學家，你的意思以爲如何？”

“明天如其天氣不大熱，你能殼到我這裏來嗎？我替你備一杯上等的冰淇淋，一個涼爽的座位。我竭誠的希望 you 費一兩個鐘頭將末段修改一下。”

我看了，立即回了他幾句話說：

“老友，你的話不錯，但我覺得將它改動是不行的，因為原來的意思就注重在這一點。我不能將它弄得那樣平凡，愚稚，庸俗，——像你說瓊昭應該和哲學家適厂戀愛。你如能還多看兩遍，多摸索一下，也或許會懂我這一點意思。我早就對你說了，這決不是所謂理想。我之描寫瓊昭，正因為她是極平凡的人。但她還有些見識，所以臨行時才能對父親說了幾句誠懇的話，還不至於因畏忌而和情人私述。”

“我想這篇小說雖完全沒有高尚的理想，但還不至完全沒有意思。只要世界上的男女都有瓊昭這樣的庸俗，平凡，將

來說不定也是個理想罷。或者，你還會覺得我這話不過是退化思想罷，但我早就將這問題置諸度外了。”

“我懇求你將原稿退還把我全篇的情節我不能更動一個字的。如其出版界都不願意容納這篇作品時，我可以將它自費出版——總之，我總得使這點淺陋的意思在將來和世人相見。”

一七，四，一九二七，于H F。

幸福真諦

一 你看了再說罷

頤時和他的妻剛畢了他們這一次豐美的午餐，正在溫柔的談着時，樓梯上幕有迅促的步踏聲，和一個運動家似的直衝到門邊來，他的妻朝門縫裏一瞥，做個害羞的情態跑進後房去了。

“嘻哈！是了是了……你好快活！一個人在這裏……哈哈……”立即，門開了，塞進一個方頰，短鼻梁，軀幹強壯的西服青年，高聲愉快的發喊，跑上來就一把擒着頤時的手。

頤時也發了一聲喊，站起時椅也給

他絆倒了。“哈哈，是你？……真久不見久不見！去年你不是到那裏……那裏……去了嗎？”說時，兩人的手握住沉重的連連摔了幾下。

“……哈哈，怎的？你這裏好講究！”作清，這位客人，很驚訝的在房中亂走，外衣脫下來惶恐沒有地方放似的。“……喂，還不是講革命！做官了嗎？……喝！哈哈，這裏怎麼有一雙女人穿的鞋子？咳，喂，你又討老婆了嗎？”

“你也討了嗎？我這個上月討的，哈，有趣！喂，娘姨，倒茶倒茶。……你——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真有鬼！”說着，他拉了一把椅給作清坐下，兩相瞅住只訝異的笑。

作清剛坐穩又立刻起身，走到痰盂邊張着鼻翼打了兩個噴嚏，道：“我麼？不要說起……找了你好幾天！前一次到握

明中學校,說你不住在這裏……啾啾!……
……哎,得了傷風……就到你先前住的那
地方,你也不在,說是搬了……搬到什麼
地方他不知道……昨天,到工報館那裏
……纔……啾啾!……”

“你不是喫多了西瓜麼?”

“不是不是,這幾天什麼冷的都不喫,
喂,不妨事嗎?”作清剛坐下又站起,將手
絹連連的拭着鼻和眼,笑道,“介紹介紹
……你那位夫人……一定很豐滿的,哈
哈!姓什麼?是位女學生嗎?”

“你先猜一猜看!”頓時露出一點微
笑,做個很鎮定的模樣。

作清聽了就攘了攘臂袖,朝那雙水
紅花緞鞋瞅了一眼。“……恐怕不是罷
……?女學生都是穿的高底鞋……那麼
一定是位閨閣小姐?哈……你家裏替你
娶的……不是麼?”

“不——對!我的家不就是這個家嗎?”

“啊,是的.女戲子……又不對麼?”

“你說花月樓麼?不對不對!……”

“那麼就是……噲——還不是?好!你認真幹起來了?哈哈,喂——那個! D,a,n,n, u,n,z,i,o!”

“怎麼?D,a,n……鄧南遮?”

“你學學他!(註一)還不是?哈哈!”

“察,呸!你真會開玩笑.那是什麼東西!我這個,哈,讓你看罷.” 頤時起身來便朝後房門喊道:“我的寶貝……少奶奶來.”

“來幹什麼哩?” 裏面一道嬌嬌的聲音.

“怕什麼羞咯!我的老哥你還不來見見麼!”

接着,弛緩的,他的妻帶着一點羞怯的微笑低着頭走出來,對作清鞠了鞠躬,

便朗聲道：“噯呀，真難爲情，娘姨！怎麼還不把筯筷檢了去呢？……”隨即試探似的看了作清一眼，重新倒了一鍾茶放在他面前，朝頌時輕輕一笑的坐下。

作清的心裏在大聲愉悅而希罕的發笑，他不敢明顯的看了看她那發育得豐滿的胸部；她的那清勻的眉目，小嘴；那耳邊輕蕩着的玉環，頭後少奶奶式的扁髻，窄而短的水紅衫和金手鐲……映在他心裏成了一個異樣輕鬆的讚美和疑問。他想起許多要說的話，但都似乎不妥當。他只不住的極力做個自然的神情將茶啜着，啜一口，又將杯放下，拔出手絹很重的拭了拭鼻，又拿起杯喝着，似乎連笑也有些勉強。

頌時驕傲的看了看他的老友，回首對她道：“黃作清先生，從前見過麼？”

“……記不清了。”她對作清第二次

看了一眼，作個思索的神情道，接着，就輕捷的跑了進去，彷彿斗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

作清心中似乎一鬆，周身如去了一架使他動彈不得的軟桎。“Extremely good!”他對頤時輕輕叫道，拍了拍他的肩，他想起了許多過甚的讚美和挑撥的話，但又覺得頤時像似莊嚴多了。因為頤時這時不比窘時，確確實實有一注令人發驚的財寶給他看了。這是真的，世界上的富人總容易受一般心理的敬仰些。作清在這種心情裏，只想望知道得這注財寶的歷史。他很急迫的問道：“……說一說！怎麼樣經過的？……你和她的個情形……我在這裏洗耳恭聽，哈，一定有趣的，說罷。”

頤時看了看作清，心裏斗然一笑，呻吟道：“……長哩！你要我說說麼？……她聽見了可不難為情罷？可是……哈，不錯

不錯，幾乎忘記了。”他立即站起，從書案上的報紙堆裏拉出一部稿本來，翻了一通，“我還預備給它發表一下，你以為怎麼樣？哈哈，出趣得很！不妨事，你看了再說罷……”

二 過去的痕跡就從此毀掉了

那時我剛從京師返來，住在城西昌發路一所樓房上。我偶爾返來，實在不過為着這里舊日情景給我的印象太深，給我憂傷的留戀太強烈了。真的，為着映霞，我始終不能不繼續我長久的追悼。她現在，哎，這可憐無知的女子，流落到那里去了？誰知道啊！我記得去年和她脫離同居的關係時，我的悲愴實在不能制止了——我把行李搬了出去又預備搬回來，不用說憤怒完全冰消了罷，我的熱淚早已聯串的墮在我的襟上了。真的，誰說她不會

死心塌地的愛着我？但是我終於離開她走了，爲什麼，爲什麼我要這樣忍心？原因太多了，也不用說了……一說我又將揮淚了。記得我那時在寫給朋友們的宣言中有一段足以表示我起這決心的緣故罷。

“……朋友，請你不要誤會。我安能和她長久生活呢？她給我的痛苦是怎樣的深，你總應該知道一二罷。我相信她愛我是真的，她有心愚弄我，欺騙我，侮辱我也是真的。爲的什麼她要這樣對待她的愛人呢，朋友，你可以再多想一想……難道你還可以強辭說我是薄倖嗎？”

“我是什麼一類的人呢？朋友，我覺得自己決不是一個庸俗的人，我能毅然脫離她也是我的歷史上一頁有重大意義的記載。我記得我和

她開始同居的第四天，她就婉辭向我要三百塊；我爲着愛她，便不費考慮的替她籌好了，她要這錢幹什麼用處？誰知道！如其她是真不得已而需要此款，那不用說，我寧可把頭砍了都要負起這個使命，但她只是不真實的告知我，借口問她，我還笑我不慷慨，算了罷，我以後也未曾過問了，但是她再次，三次向我勒索了。當我露出一點困苦的容色時，她便由氣憤而埋怨，而開始哭鬧了。哎，朋友，在這裏你應該知道，我爲什麼不替她設法呢？何嘗有別的緣因，我爲的沒有豐裕的收入，沒有積蓄，沒有遺產。我的叔父撫助我的三千元留學費，早就花了，花在她身上，當我熱情的愛着她的時候，現在你想我有什麼能力擔負這一筆意外的消耗？真

的,除非我能毅然決心學路瓦裁先生(註二)的榜樣,替他的妻的一串項鍊作終身的奴隸!

“但是,朋友,我終於替她籌措了;我絞了一個整月的腦汁,寫了一部中國文學的淵源,跑盡了所有的書店纔得到兩百塊的代價,少了,我還在學校裏預支了三個月的薪水,合共起來還只能湊那筆數目的一半。朋友,我算是盡了做丈夫的責任呀,然而她依舊瞞着我,那筆款的用途我始終不知道。

“這原因還小罷,我想,我的痛苦總不至於全在金錢的消耗上。朋友,……我真不欲再告知你了。……她爲着要求不會滿意,不僅小覷我沒有能力,竟還愚弄我。先前,她叫我每天去跑游藝場,叫我和她學習跳舞。

這個我本不欲完全拒絕她，但是我便不工作，不謀生活了？每次都是這樣的，當我從學校一回來，她便立刻要挾我同出街；當我伏案理文件時，她便纏住我廝鬧，只須我露出一點不豫的顏色，她便藉口我不愛她哭了。有一次，她竟賭氣將我一部重要的文稿扯了幾頁，只叫娘姨移開桌子，疊開書籍，說是要打空房間練習跳舞，明日得赴上海藝術家聯合大會！

“朋友，還不只此啊……有幾天當我不大理會她時，她看我作路人了；她無事不對我發冷嘲，說譏諷。那一天，她竟引來三四個油頭西服的滑少年，對我連理也不理會的，就據着我的書房大聲笑謔，談電影片，拉胡琴，唱崑曲，習步踏。那時我在她和

他們的眼中不過一個俗物，一條替她守房的狗！我如其不怕損傷她的面子，我一定憤怒的將這班流氓打出去了。哎，我把我的人格都失盡了。記得那一次她陪着這班流氓出去了時，我真的完全失却了男子氣，伏在案上竟哭了。

“……你想我還應該容忍她，原宥她嗎？因此我在和你會面後第三天便斗然對她提出脫離的決辭——這是第八次或者第九次了——同時我已經把我檢好了的行李送到門外車上，免得又遭一次迴折，於是，我走了。哎，其實我也忍心啊，那時她表示的驚駭，失望，悲哀是何等的真切可痛！她只揪住我大哭，哀聲央告，朋友，在這裡我完全昏憤了，但我還不至失却決心，終於流着淚推開她

走了。那時她已暈倒在地上。……她愛我實在不是假設的事。

“這事，我想……朋友，你總可以明瞭了罷。我爲着我的人格，爲着我將來的命運，我一定要這樣脫離她！我不能爲她這奢侈放浪的生活去走陰險，下劣，無廉恥的社會，她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我絕對不能爲着她的生活去刻意將求同情，去摸索，去碰壁，去向資本家搖尾。這樣的我才脫離她，或者也可以說我愛她完全沒有勇氣；或者我應當受上流社會的恥笑，嘲罵，但我終於脫離她了，雖然我現在與未來的悲傷痛楚是這樣的深切，這樣的長久！”

不久，我去到京師度了半年教員生活。這又怎堪記述呢，總之惟有苦惱而已。這回返來這苦惱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自

已具有何種心理……我孤獨的住在這裏，每天看看報，走走街，找找朋友便是我的從今的生活了。我想寫文章，但我的腦裏有的只是一些浮淺的回憶，但是，誰又知道一個意外的新命運臨到了，過去的痕跡就從此毀掉了。

三 許久她才逃跑了

我在那樓房裏住了不到半月，爲着心情蛻變，我的生活也從新回復到了六七年前的學生時代。我把房間整理裝飾得和一間藝術家的畫室一樣，而且我的愉快的微笑也重復展開，我的震發的希望和條溪水似的綿延下去。我終日守在這小房裏，望望街頭的行人車輛和屋頂上的輕烟，哼哼小曲，翻翻小說詩歌一類的書，彷彿，在這環境終究能希冀一個美麗的使命來到。

自然，這或許是一種過甚的想望。一朵藏在深山窮谷底下的花，除非他是一個近似癡狂的人，決不會冒着登崖臨絕的危險去求取，然而我，也許具有這種癡狂的冒險性罷，無論這朵花在世界上這樣微小，這樣的不關重要……

記得當我出了旅館跑到這裡來看房間時，我還起了一種厭惡心理，因為接應我的是一個少婦。真的，我並不是憑空厭惡一個女人，只是自從和映霞決絕以後，這種心理不由的起了……她一開門迎接我進來時就帶着一點微笑，即刻很高興的引我攀上樓了。這許是為的我的形狀大方，衣飾還講究罷。在一種猜度的考察中，我知道她的境遇並不好；坐在後門旁吸水煙的那個面帶狡黠的老嫗就給我一個很不適意的印象。

我在樓上佇立着了。我想立刻離開

這地方，這房間既不寬爽，又不甚清淨，她，這少婦，站在我面前很留心我的舉止；在她的眼中，似乎決不能寬放這不輕易有的雇主。

“… … 房子很清爽，先生，你看。”她很活潑的將窗打開對我道，“外面弄堂又乾淨，又寬大，住的人都是客客氣氣的。先生如果要租，電燈，自來水，廚房，曬樓都公用，後樓也是空的，先生有家眷的話，一塊租去好了，合共十三塊洋錢。”

“就我一個人，只租前樓可以麼？”我有些難於捨棄的道。

“一個人？那好極了。”她微笑着道，“不過電燈十二點息火，大家都方便方便，你如果要多用的話，先告訴我們好了，還有… … 你要請娘姨嗎？如果要請，我們替你薦，飯錢我們出，工錢四塊，單租前樓一間八塊。”

我的心不期然輕鬆的笑了一笑。“好勢利的女人！”我想道，但終於摸出兩元定洋來。她欣喜的接受了。我看她實在異常愚稚，但她那蒼白圓潤的臉，那雙眼，那微笑，又使我感着女人在這種情形裏總有些可原諒的地方。於是我答應她明天就搬來。

第二天我將木器用具買好，和行李一齊搬來了。我打了許久的門，只聽見裏面在大聲吵鬧，那少婦彷彿哭泣着。門開了，來迎接是那老嫗，臉上佈滿了凶餓，看見我，那凶餓一閃便化成笑紋了。這時我真不知怎樣才好，好像自己是特來干涉他們的祕密一樣。我很躊躇費事的叫車夫把行李什物搬上樓。當車夫們欣喜的接受我給他們每人半元錢勞資時，那老嫗似乎感着莫大的驚異，而且要替我斥罵他們的貪婪似的。

上樓時，我遇見一個尖頭小眼的男子，他第一眼便看着我的衣服，第二眼看着我的皮鞋，第三眼便望住我的臉作一種難堪的殷勤的微笑。“阿秋！你娘偷人麼？”他忽而怒聲叫道，“客人來了你曉得不曉得？去！把樓板掃掃，桌子板凳揩揩！藏在那裏瓦刺瓦刺成什麼事體？”接着那老嫗也唱和起來，少婦的哭聲纔漸漸止了。

不久，我正在檢理行裝時，那少婦才慢吞吞的拿着掃把走進來。她對我笑了笑，其實我知道，這不過強意想遮飾她心中的痛苦罷。我不由的柔和看了她一下，叫她把掃把放了讓我自己來掃。她佇立在門邊，當我每次無意間望她一眼時，即含糊的露一點微笑。我是在哀憐她嗎？誠然，但一個女子臨近一個男子時，我想總可以……終于我和她開始談了幾句，

生疎堂皇的話。這是必然的；難道我還可以向她說的很親熱嗎？對付這樣環境裏的女人，使我想起了十三歲時壓着心情做八股文的情況。

在這幾天鬆散的心境中，我始終忘不掉映霞。如果她能向我懺悔，我一定繼續熱烈的向她求愛了。爲着她，有時我依舊的苦惱，煩悶，恢復我在京師當教員時的懶惰逍遙生活。非特我在外面走煩膩了時，我決不能在這斗室中停留一分一秒。而且，樓下的吵鬧聲使我厭惡得幾乎要發大喊，雖然那被虐待的少婦的痛苦聲浪在我心中留着那麼一個深印象。

有一次，這也許是我的新生活開始的一天罷。那天我清早就起牀了，叫新雇的娘姨伺候我洗漱後，便扒到那曬樓上來。我在這上面只是想瞻仰一下那天容，實在，它對這班麇集在牢囚裏的囚徒們過

于睜隔了。但我對它有什麼祈望呢……我從來就不相信上帝。濛糊間，我的肩上一斗然受了一下沈重的打擊，正是一桿竹竿。我忙回頭，原來是她，那少婦，在早三兩天才知道她姓許。她上來爲着曬衣，無意間失手打了我一下，竟顯露了那平日被壓迫過甚了的懦怯的驚惶狀態。她望着我的面，不知怎樣表示才好。然而她竟使我感住了，不由的我對她寬懷的突了一笑。這時她才對我道了兩聲歉，羞縮的理着竹竿和衣裳。不知爲何，我只是不想走開這裡了。我知道她害羞不單只爲撞犯了我，像似以爲她的這行動于我太不敬——她僅着一件小胸衣，那肥白的臂膀和肩頸都給我欣賞盡了。誠然，誠然，我想無論什麼青年人對着這樣一種令人迷醉的情形總不會容易失去印象罷。那時我真欲起心和她接吻了。但我又怎能作

這樣無知的鹵莽事呢？我惟有留戀在那地方盡情偷看她，直待她將衣裳張好畢事的時候。可是，我的天！——我的心中不期這樣歡叫了出來：她臨走時居然盡極妖媚的對我微笑着流睛一盼！

這一次，我幾乎完全把映霞的印象從腦裏摔開了。第二次，三次早上我又爬上曬樓去等候這期會了。自然，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我又怎能不故意如此呢？——除非我是個木偶。但是，這少婦，——這時使我完全忘記她是個可憐的少婦了——在兩三次遇見我時竟完全露出一體冰霜了，幾乎連睬也不睬我。這真使我感着莫大的痛苦。我的心裏只暗罵着她頑固……只得蕭然的回到房裏失悔了。她的心我何嘗不明瞭呢，自然，這兩次却是我敬于她了。前次她對我微笑只是感謝我的溫和而已，我焉能就因此對她

陡起過甚的想望?… …

然而我這種猜度却過于狹小,在端午節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像他們這樣的一個苦惱的家庭,在過節的一天倒也免不了一番歡喜的點綴.這一天我第一次覺到那老媪禁口不曾詈罵她,也許是信任神明的緣故.這竟使她那樣的欣悅,溫和,似乎從昨天的牢籠裏逃跑了出來一般.中午時,我正在念巴爾札克的Don Juan,她突然走進我的房,笑容煥發的將一碟粽子放在我前面,很深情凝視着我叫我不客氣.她的兩睛那樣的晶瑩!我完全忘記粽子,只心情不可遏的震蕩.而且這一次她還坦然承認了接受了我的用意似的,停留在我面前翻着我面前的書.於是我就學着彌舍爾馬特維支用情於蘇散娜的方法,(註三)熱狂的將吻貼在她的手上.她立即一驚,觸電似的將手收去了,

十分訝異的看了我一眼，跑出門，然而在門旁却又佇立着，呼吸迫促的望住我的臉。許久，她才逃跑了。

四 唉那傷心的淚

端午節過後的第二天，大清早，那老嫗斗然潑聲大罵起來，她便在一旁高聲辯駁着。我聽了一會才知道這事是爲着昨天少了一盤粽子的緣故。這盤粽子好像就是她給我做私地的贈品的那一盤，但她却對他們諱言着。這時我真覺得難堪，又覺得她愚稚，其實我沒有喫去一個，它至今依舊擺在我的書案上。彷彿那老嫗竟至揪着她打了，室中鬧得一片響聲，好像許多人在廝鬧。

我不由的急馳了下去。他們，那老嫗，老嫗的一個幼子，和一個同住的中年婦人，都攪在一團，打的打，斡旋的斡旋。看見

我下來了時，他們却一律寧貼起來，裝做和平的情態望住我，只她，阿秋，很氣憤的坐在桌邊理着那揪散了的頭髮。

我用溫和帶嚴重的口氣問了問他們，他們都完全諱說了，很不高興我來干涉似的，但又對我道着歉，說擾亂了我的清興，於是我立刻將那盤粽子拿下來還給那老嫗，說昨天想買來喫，阿秋說不用，便將這盤送給我了；後來因為肚飽又不曾喫去……這時纔給這一場風波告了免。

然而我因此有三天不見她到我這里來，同時他們似乎也安寧許多了。

我想應該搬了出去……但彷彿總被一種心情梗住了。實在，我不忍離開她，我時常為她起着憂傷和憤怒，這樣的，我更不欲輕意的放過她了。

這一晌無事過去了，惟半夜間每每

聽見那一次在樓邊撞見的男子回來時向她要挾，低聲詈罵的音浪。原來他就是她的丈夫！哎，我真有些嫉妬了，又替她感着十分不平和苦惱。他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呢？……我何從知道。我想，她的丈夫總是一個無賴的僮夫罷。對這樣一個和順的妻子竟能忍心欺壓，虐待如此！

就在那幾天後的一個夜晚，我剛從朋友家回來，樓下又驀然大鬧起來。她哭着，叫喊着，好像許多人圍着她揪打。我在這時真不知怎樣表示才好……但我還能對他們作一種自討人嫌的干預嗎？我的怒火和悲愴的心情一併燃燒着，只想尋找一個妥當的機會竄下樓去……

他們却愈鬧愈凶狂，三四個人一串的奔上樓來了。

爲首就是阿秋，蓬着髮帶哭帶愠怒的直跑進我的房，悽聲叫道，“……你不

配打死我，你不配打死我！我要……天，我真苦！柳先生，你救一救我罷……”接着，當他們預備闖進我的房時，她一把將門關着鎖了。

“不要關了！房東太太，算了罷！”我喊着，將門開了。他們，那老嫗和她的長幼兩個兒子，却毫不猶豫的一把塞進來，咬牙切齒的朝阿秋撲去，三人一團將她揪住只往外拉；這時阿秋兩眼望着我大哭起來。

“……這畜牲……非打死你不可！……你往那里跑？……人家的房裏你也鑽……呸！給我滾出去”老嫗扭住阿秋的耳只扯，那猶惡狠毒的詈聲真把我的膽都駭碎了；同時，她的丈夫和那孩子也幫着拉，好像非叫她馬上死不可。

“住手住手！”我憤怒的叫道，“不然我喊警察來了……阿秋，起來起來！我替

你講話……”於是我跳攏去一把將阿秋從他們把持中拉起，抱到牀上坐了，將身擋住。

“……柳先生！你……你不要管……真的，哎，把我氣死了……你問阿凡……她偷我的錢！……”那老嫗帶着猶厲的哭聲道，又一把撞來只往我的脅下向阿秋直鑽，同時兩個兒子也擠上來了。

“給我滾開！她還可以讓你們打死嗎？……”我的怒氣完全迸發了出來，一手便將她兩個兒子摔開，連帶的，將老嫗絆倒地上。“滾出去罷，要鬧不許在這裏鬧！……不然，警察！我馬上可以叫來送你們到廳裏去！……”真的，我這時說話的氣量和聲音不知爲何那樣雄偉，竟將他們的癡狂叫醒了。

老嫗扒起來正待要找我結糾葛，但望了望我這發怒的臉立即噤住了她的

兒子，阿凡，却堂堂皇皇的朝我走來，眼一橫作腔道：“喂，我問你！人家的閒事你怎麼好意思管呢？”

“你們爲什麼要將她打進我的房？她給你們在我房裏打壞了難道我不管？”我將怒氣抑住，嚴厲的說。

“她自己跑進你的房！難道還是我們把她抬來的麼？”阿凡說時的聲音却異常尖銳，幾乎將我問呆了。

“就不在我房裏打她我也要管！”我立刻大聲道。“你們知道不知道？——房東打壞了人，房客也要拿去坐牢！眼看打壞了人都不管，法律上也要受罰。聽見沒有？”

這一來阿凡倒被我問呆了。許久，他把肩一聳露出那難堪的笑容道：“我們打壞了人我們償命就是了……哼，你管！不過，柳先生，你明天可以搬出去嗎？”

“…… 嚙,你爲什麼要我搬?”我又感着一點心情慌亂了。

“不是別的,從來我們的事都不要旁人管的,無論是親戚朋友!何況你一個房客……”

“那有什麼不可以?不過我這一月的房子才開始住,你們叫我走,那麼先退房罷。”這時我的心裏真窘極了,只有想這句話。誠然,對付一個無賴的僮夫除此實無他法了。

“哼…… 退房租?通世界沒有這規矩…… 說得好聽,不過,柳先生!”阿凡說時只困惱的在室中走。“……”

“——算了罷,阿凡。”老嫗忽而插口道。“柳先生不能搬…… 不過以後我們的事情請他不要管,無論這畜牲打死不打死…… 我們打死人我們償命,人家何必管?柳先生,請你想想罷,自找麻煩那些

好呢？”

‘那不能!’我重復大聲道。‘我在這裏住一月便要管你們一月，除非等我搬出去，這一月裏，老實說罷，房東太太，如果你們再把阿秋這樣打，我馬上可以到官廳將你們告發！懂麼？打壞了人我在這裏還可以安平無事嗎——同住在一塊？’

他們囉唆了一會走了。阿秋留在我的牀上，垂着淚一聲不語。這時，我的悲感也漸漸起了，只想撲住她陪着哀痛一場，誠然，誠然，這弱小的動物在這世界上除開我還有誰來理會她的痛苦？……但是我有什麼方法解救她？我自己在這世界上不也是同樣一個弱小的動物嗎？……

我看着他們下了樓，便傍着她坐下來安慰她許久，只是這一點暫時的安慰不過更其增加她的痛苦罷，而且，這世界如此之狹小，我對這與自己無關係的女

子的安慰只有增加人們的嘲笑罷了……事已如此，我還可忍心脫離她嗎？——不決心給她的牢籠拆去，我也只有同樣鑽進這牢籠好了。

爲着她，我真苦惱的思索了幾晚。這兩天她雖不會再演出這樣的悲劇……然而她更形憔悴了。她只是不欲見我，一見我便將頭轉開了——每次我都瞥見她兩顆含在眶裏那晶瑩的淚……唉，那傷心的淚！

五 向命運賭注着我的弓箭

有天清早，大概是那次風波過後的第四天罷，天還未亮，忽然我在夢中聽見有人輕輕推我的房門。我大驚異，幾乎要發出喊來，便忙把電燈捻開，一看原來就是阿秋，她走進門，忽而有所警悟似的在

我面前站住了，乞憐似的望着我拭探我的面容。她的身上只著一件窄的胸衣，彷彿剛從夢中醒來一般。起先，我着實有些驚訝，繼而我像似被強力吸引，心情震盪起來。我知道她在一個長期的困惱和考慮中，決心把她的心身一齊委給我了。她這可憐的不顧利害的志願使我不得不將她擁抱在懷裏了。

這時，她那一股怒發的戀情，只恨我的筆無力把它描抒出來。真的，她幾乎不懂男子竟有這樣令她迷醉的親吻！這許是她生命史上的第一次罷。在一種熱情纏纏的懷抱中，她的身軀幾乎和磁石那樣的緊貼着我。那漆黑的腫子只不動的凝在我的腫子上，好像不相信世界上有我這麼一個人似的。

但這樣珍貴的安慰，時間總不欲將它久留，不覺間天明了，老嫗在樓下已起

着清醒時的咳嗽聲。我忙將她的懷抱引開，臨行時約她今日出去找另一個地方聚會。我知道她有無盡的隱情對我訴說，我如其不是一個懦夫，總應該真實的承受了。於是，我要她以出街買物爲由，在附近的電車站等候我。

當我到電車站望見她，却又使我發生疑慮了；我發現她的脅下挾着一個小小的包裹！唉，愚稚的女人她以爲我預備帶她私逃了。她這樣的信實我，委託我，假使我和她一樣的庸俗，將來的失走羅網不是顯然的事實嗎？

不久，我和她在一處毫沒有目的的馬路上下了電車……我帶她往那裏去呢？……到公園去？那却是閒情寫意了，她又安能在那衆目皆睹的地方向我盡情傾出她的衷懷和希望？……到戲園去？意態更不同了。……到電影場去？——她只

能在黑暗中看見她自己的歷史！……到酒館去？……我只得這樣決定了。

在酒館裏我和她依常的用了幾樣菜，兩相默然的下樓來。她只是暗示着求我和她遠颺，和她逃脫。……我想……我想……我盡極苦惱和慌迫的想……我想不如帶她到那齷齪的男女們相聚會的旅館去談話。除開這地方，世界上彷彿都不屑於容納我們，且也徒然令我們生窘而已。

我和她終於走進一所旅館的門了。堂差第一眼矚見我們便會了意，很輕蔑的問我要那間房。這時我的心真不知羞惱到了若何田地，幾乎想立即逃跑了出來。那許多詭異的眼睛只朝我們注射，像似在猜度我們在房裏能殼經過若干時候！

片時間，我和她在一間雅靜的超等

房裏坐着了。那卑劣得可笑的堂差替我們打了一盆臉水，一壺茶，還問要菜和藥酒否。我都拒絕了。我兩人就只這樣冷清清的對坐着。真的，我徒有苦惱，自愧，好像將她帶到這地方來反而將她這純潔的靈魂染污了。

在這冷靜的對坐中，這少婦不知怎樣眼眶由紅而含着淚了。我知道啊，她在埋怨我，開始覺得我的冷靜是對她表示一種無能的放棄信託和責任。繼而，她伏在椅上飲泣起來……我只得——這應該是自然發動罷——將她懷抱着，溫柔的替她拭淚。

“你怎麼不帶我跑？……真的，我死也不想再回去了。”她哽咽着說。

“自然，我有法子……不過跑——跑到那裏去？”我不經意的答。在這片時的思考中，我毅然決定一個步驟了。我告知

她我決定替她以虐待爲名呈辭向法庭起訴訟，要求脫離她的丈夫爲條件。我想這事只要成功，她一切都可自由了……但不成功，除開逃跑，難道還能忍心看她重復走進那悲慘的世界？這使我承認她的要求不能不有一半意義了。

她在一種疑慮的欣喜中承諾了我的提議。“……這樣辦，我可以一定離開那里嗎？……”她只模糊的問着。

唉，她有這樣的無知！她竟還不知道世界上尚有一個比她的環境較寬容的法律存在着。我將情形講給她聽了，她纔露出一點希冀的微笑。

談話間我知道了她的境況。原來她是那老嫗的一個童養媳。從八歲起直到現在二十三歲她竟安然度過十六年慘苦的虐待歷史。她說世界上愛她的人除開他，只有一個姑母，已經死去三年了。她

姓林——或者是姓凌罷——她似乎不知道。她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她也忘記了。腦裏只留着一點離別時相抱大哭的悲傷印象。爲着找命運，自從她來到婆家，她的父母就不知流落到那裏去了。她的姑母臨死時，爲着痛惜這孤苦的甥女，囑律師將那一點微薄的遺產分出三分之一給她，說是有五百元。然而那律師將這款交來時，不知爲什麼少了一百元；繼而由她的婆婆接領後轉交給她時不知爲什麼又少了一百元。這殘餘的三百元留到今年又花去一半了——是她的丈夫經手的。這一晌她和家人爭抗就爲的這事，而且，他們還勒令她把全數交出來。她至死也不肯；……她想，她將來的命運全然繫在這一百餘元上面。那一次大風波是他們最後一次的給她的哀的美敦書了。

“可是他們爲什麼說你偷他們的錢呢？”我在悲愴中問她道。

“沒有的事！……他們是假口我冤我！”她說的那樣真誠，連淚也淌出來了，‘……我想那一定是我的男人偷的，他時常瞞着婆婆拿錢用，用了便把賬推在我身上，每次都是這樣的……我這點錢就這樣的給他們騙去一半了……’

現在，她將這一百餘元帶來了，預備和我跑，哎，這不但使我感着羞慚啊……然而她的這點忠誠不由不使我感動了。我叫她將這款存到銀行裏去；如果這事經過法庭，或許連那被騙去的三百餘元也可以追索回牙。……這樣的，我和她商談着，不覺在溫柔中上牀睡着了。

但是，醒來時，我却把她的衣完全解開了，真的，我何必自諱呢，我相信一個男子這一種天賦的本能實在是不可避免

的事。我絕對沒有玉君裏面的主人那樣的偉大能力，而且托爾斯泰在復活中給人類的教訓在這時實在於我完全無用。我忘記了和她剛進來時的心情和印象。這也許是一種不道德的心理罷，那時我將她遍身的吻着，但是，那一塊塊一條條的傷痕我禁不住又緊抱着她咽淚了。

我將她擺佈了一番，又相抱睡了半個鐘頭。我相信這一次經過是我和她的一個重大的協定。從此她把她的一切都交給我，委託我了；我對她也無異乎表示我已決定替她守着一種節操了。

一切都決定了，一切都決定了，我應當從速進行我以後的重大義務了，——猛烈的，機巧的，向命運瞄注着我的弓箭。

六 ……

第二天我仍復約了她出來，請了一

位律師；原因說了，訟書即刻送到地方審判廳去了。這事通知了被告人以後，我囑阿秋暫時即住在那旅館裏等候開審。我回到我的原居，那老嫗却慌慌促促的跑來向我哀求對付方法。實在，我的心有些不自在起來，然一記起阿秋的痛苦，不期而愠怒了。我知道這老嫗的窮，竟連一個三等律師也雇不起……這真使我想起了那班臨危始懼的人們的愚蠢可憐了——我竟應許了這老嫗央借二十元的要求。

三天後，我帶了阿秋到審判廳等候開庭，然而我却感着一點羞怯了，只得坐在參觀席的人縫裏遮掩着。此時廳長剛判決一件奸殺案，竟將奸夫處死償命，婦人也定了無期徒刑。這不由的使我想起了法律那凶獷的面孔來。他們爲什麼要私通？我想，法律使之罷了；他們爲什麼要謀

殺親夫?也不過法律使之罷了,法律,法律!羅網而已,鈎餌而已,我不是爲的阿秋那比法律更凶險的環境,我爲什麼將她送到這所魔宮來呢?如其法律竟連阿秋的牢籠也不欲解脫,我想它只有完全毀棄的餘地了……

不久,阿秋的訟案已宣告開審,主告被告的律師都已入席,判事,書記,警吏也均從休息室入場了,我看了看那肥頭冷面的廳長和那滿腮黃鬚子的陪審官,他們那閒散不經意的神情,似乎只欲將這不重大的訟案任意了結完事,書記將文件呈上,接着阿秋和那老媪,阿凡,同住的那婦人被引了進來,沉默的在木欄裏兩相遙立了。

大衆的視線都嚴冷的注視在阿秋身上,她幾乎昏暈起來,兩眼的神情只搖拽不定,手像沒有地方攔置似的,待書記

宣佈認辭後，大衆的嚴冷漸次變成疎散了。因爲這件事不重大，參觀者大半都掃興的退了席。唉，這班以別人的命運來作消遣品的人們！……漸漸的我的身旁僅只留下幾個新聞記者了，在那里顯示很能幹的執着筆候寫，狡黠的僮夫們！他們只一意一心的想將這險惡的勾當去博社會人士的歡迎以圖漁利！我不禁從他們身上感着一點羞恥和厭惡來，不由的引身離開，在一個空座上坐着了。

廳長向那老嫗看了一眼，嘴動了一動，在陪審官耳邊私語了許久，開始問道：“你姓什麼？”

“姓王。”老嫗咳了一聲答。“法官老爺……我冤枉得很……她……”

“不要多嘴！”旁邊的警吏叱着。

“什麼？你姓王嗎？……”廳長皺着眉道。

“… 我的娘家姓王。”

大衆聽了都訕笑了起來。

“你現在姓什麼呢？”

“姓許，法官老爺，你聽我訴冤罷……”

“不要急！”廳長叱道，“我問你一句，你答一句！… 你有幾個兒子？”

“三個，大兒子早死了，現在是… …”

“現在這兩個兒子幹的什麼事？”

“… … 唉！走走差嗎，… … 還有……”老嫗呻吟着。

廳長停了一停，道：“兩個兒子都娶了媳婦嗎？”

“那里！老爺，他們都還只十來二十歲呢！”

“沒有娶媳婦，這個阿秋是那來的？”廳長沉聲道。

“她嗎？是‘我的’媳婦呀！她是我的兒子的老婆… …”

廳長掩住嘴點了點頭，大衆都悶笑着，堂中的空氣沉靜了一會。

“幾時娶來的？”廳長再問。

老嫗沉吟着將指頭擻了一陣，道：“啊：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啊，十四十五十六年了。”

“是童養媳嗎？”

“恐怕是的罷，記不清楚了。”

“喂，你不要含糊！”廳長說時聲音很沉重。“我問阿秋是不是你的童養媳！”

老嫗竟慌亂起來，左顧右盼的不知所措，立即，那陪審官在廳長耳邊說了一句。

停了一會，廳長又問道：“你爲什麼虐待阿秋？”

“哦，法官老爺！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問我兒子！還有和我同住的黃七太太……我那裏會欺侮自己的媳婦……”老

媪說時似乎要哭了出來一樣。

接着廳長將手按了一按，叫老媪的長子阿凡上來。

“你叫什麼名？”廳長問。

“阿凡！”答聲那麼的急促而沉重，彷彿阿凡早已費了一大把氣力預備着。

“你現在幹什麼事？”

“……當過洋貨店老板，開過汽車，還在警察廳辦過差事，……去年想當當營長，不高興去！”

我的心裏禁不住大笑起來。

“好大的官！”廳長笑道，在阿凡全身視探了一下。“……可是你爲什麼不像做官的模樣？”

“人不走運咯！”阿凡嘆口氣說，這氣好像從牙縫裏嘆出來似的。“現在，咳，……還在講，什麼事體都觸霉頭！”

廳長停了一會，止了笑容道：“你爲

什麼虐待自己的媳婦——老婆呢？”

阿凡聽了，怒眼將那壁的阿秋看了一下，便攘臂袖，正待要說，廳長忽然說：“……你這不就像要打她的模樣嗎？”

“真的該打！這壞心腸的婆娘……不過我從來就沒有打過她，當法官老爺的你可以問無論那個人。”

“真的不曾打她嗎？”

阿凡點了點首，忽又道：“……只有一回……她偷錢！”

這時那壁的阿秋斗然帶哭的喊了一聲，道：“我沒有偷！……他們冤枉我的……哦，我的天……”接着掩面哭了，這時，我的心一激，淚幾乎墮出眶來。

“你不要性急！”廳長急揚手道。“阿凡，我問你，她偷錢有什麼證據？”

“你問我的娘！”阿凡大聲道。

“不要做凶樣子！”廳長帶怒道，“坐

下去罷。”

接着那和他們同住的黃七太太帶上來了。

“你和他們同住了多久？”廳長問。

“一年半。”

“他們和你有什麼關係？”

那婦人被問的呆住了，許久才道：“我的男子是在銀行裏辦事的，大前年死了，我在這裏閒住。”

“不是，我問你和許家有親戚關係沒有？”

“沒有……我就住在那里。”

“他們虐待阿秋你看見過沒有？”

“沒有！”那婦人莊嚴的道：“就這回阿秋偷錢，他們也不過罵了幾句。”

我氣憤得幾乎要跳起來。這阿秋又欲發喊了，帶哭的道：“……他們說！……你問那位柳先生罷……”

警吏將阿秋叫住了，於是廳長將臉轉到阿秋面前來，接着將文件翻了一下，問道：“許家虐待你有證據嗎？”

阿秋不能答，只是拭淚，沉默了許久。

這時被告方的那律師站起來了，將一張紙拿起，流暢而沉着的說：“……阿秋被虐待既無證據，這顯然是她想脫離許家，無以爲由，却故意把被虐待的名詞來上控，我想這不但不成其爲事實，反而帶有誣陷別人的嫌疑。許家是否虐待阿秋，已有同住黃氏作證，已不成事實。現本律師代許家質問阿秋竟爲何對其婆家加以誣陷！”唸畢，很堂皇的坐了下去。

我在這壁忍不住大怒了，想不到我這仁心幫助那老嫗的二十元竟造了這麼一個助罪惡爲虐的律師！我不住的痛罵着自己的愚蠢。我立即跳了起來朝廳長前面走去，但旁邊的警吏一把攔住了

大衆都驚訝的望了望我……

七. 而今我們只須向未來祝福

廳長皺着眉沉寂了許久，判事們都攢頭交耳起來，似乎將承認阿秋的控告應歸無效了。阿秋方面的律師只苦着臉將文件亂翻，好幾次欲起立發言都中止了。哎，這律師竟和我這一點法律經驗都沒有的人一樣的愚笨！……然而這時我斗然想起日前在旅館裏解她的衣時所見的傷痕來……但我爲什麼先前不決定替她直接作證實人呢，唉，懦夫！

我真不得不發言了，便站起來大聲問道：“參觀者可以替上訴人作證人麼？”

大衆都注視着我。廳長說：“本來是不能設的，不過你和阿秋有什麼關係呢？”

我幾乎羞慚起來，但立即揚聲說：“我也是許家的房客，他們虐待阿秋的事我碰見過好幾回。”

這話將堂中的空氣突然轉變了，被告者都失色起來，他們竟不知這事尚有我從中主幹，阿秋這時氣息完全寧靜了，眼中充滿了希望，廳長點了點頭，便叫我到主告方來坐着。

一會，廳長問我道：“……你遇見他們虐待阿秋的情形怎麼樣？”

我便將那天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而且宣佈了自己的姓名。

廳長重復的點了點頭，然而被告方那律師又站起來了，說：“柳君遇見這種事，爲什麼和他同住的黃氏却沒有見過呢？”

這句駁辭竟完全使廳長困住了，他再將黃氏問了一遍，她只是搖頭不承認。

我真不知怎樣開口才好，只得嚴重的向這方的律師一看，他才勉強的站了起來。

“我以爲……這事情……”這律師支吾的說。“既有柳君作證，想必成其爲事實的。而且……而且……我覺得彼方不承認，據心理學說，婦人的心理總是……總是……不大可靠的。那麼！”

“你坐下罷。”廳長皺着眉道，似乎向誰又有所問，但又緘住了。這律師坐下時一臉通紅起來，不知怎樣去藏身才好。

“一個大傻瓜！”我想，真的，世界上竟有這種人想來騙法律界的飯喫！據說他還是一個留美的法學博士，唉，我那五十元酬勞金真平白的掉在糞潭裏了。

這時廳長和陪審官耳語了許久，忽對我帶一點笑容說：“你承認自己是上訴人的證人麼？”

“那當然。”

“不過，被告方的證人不承認你的話，這是很難……很難成功的。現在，我有一個方法：你們兩方面再去找三個以上的證人來好了……明天——”

“這是辦不到的！”我急忙道，將聲音加重了一點。‘因為阿秋上訴是自動的，她爲的實在不得已才上訴。如果有旁人替她抱不平，她的證人早就找來好幾個了。現在，老實說，除開我，就有別人看見他們虐待她，也不會願意替她作證的。這是一班普通人情！普通人情總以爲與其得罪一大羣人，不如把虐待阿秋當作眼不見了事。如果廳長要他們兩方面去各找各的證人，我馬上可以在這里擔保，明天復審的時候，許家的左鄰右舍一定都會拿人情面子來替許家說話，即屬不然，他們總決不會幫助阿秋。單說和他們同住的那位黃七太太罷，我就看見好幾回，——

他們正在把阿秋揪着打時，她還在旁邊看着哩！黃七太太爲什麼倒要替許家作證呢，這原因我雖不知道，但總而言之也不過是人情面子的心理作用罷。如果，廳長，你一定要實行你的方法，那麼明天也用不着再審了，因爲我們在今天就可以眼看着阿秋失敗！說不定還要加一重誣陷別人的罪……我想法律的能力無論怎樣大，對於這種事得還須斟酌一下，總不至於沒有別的方法罷。”

大衆都呆住了，那帶着驚意而又含有敵意的視線都注在我身上，彼方的律師正欲致駁辭，終於困惱的停止了。被告方都露着慌亂的顏色，這黃七太太被我鑿穿了隱情，幾乎氣憤得發抖。阿秋，此時完全沉默着，眼眶邊承着兩顆晶明的淚……

許久，廳長點了點頭，繼而對我道

“……你的話雖動聽，不過這都是理想！沒有事實我們是不能隨便下判辭的。你還有什麼確實一點的證據麼？”

“……我想，既然是虐待的話，阿秋的身上總應該有傷痕罷。”我故作呻吟道，“我想不如先驗一驗再說。”

“這倒可以……”廳長應了一聲，卽和陪審官耳語了一會，陪審官愁着眉看了看手錶，似乎有些不耐了，廳長露着一點考慮的神情，一會，終於宣言將審判時間延長了半個鐘頭，接着，幾員驗傷員和警吏將阿秋帶進後廳去了。

沉寂了二十餘分鐘，他們將阿秋帶了出來，一個驗傷員立即走進臺邊，將驗傷表高聲讀道：“右脅有陳舊年久之傷痕一條，長三寸五分，寬八分，腹上有陳舊年久之火傷一塊，長二寸四分，寬三寸一分，背上有新近之傷痕一條，長四寸七

分，寬七分半，帶紫青色，後頸上有新近之傷痕一小塊，帶紫紅色，右臂有新近抓傷之指爪印四條，帶紫紅色……合共新舊大小傷痕十三處，下體不計。”說畢，將紙呈上臺，鞠躬退去。

大衆都似乎有些駭然，然廳長已毫無猶豫的宣告退堂，候明日下午一時判決……

我帶了阿秋出了堂，一同回到旅館在路上，我的心在飛騰着，雖然替阿秋充滿了希望，但不知明日又生出何種變化，如果他們發覺了我日前和她的行蹤，加我以誘惑良家妻女的罪名，真的，我將……我將只能逃走了。這時的疑慮和危懼使我長久的昏沉起來……在旅館中我撫慰了她一番，只得回到寓裏來，然而我又開始存着危懼奸人謀害我的心思了，通宵中我不會安睡，只聽見他們母子的

埋怨聲和毒罵聲，他們怎樣對付我呢……我始終不曾聽得有什麼動靜，唉，愚蠢的人們！終於被法律恫嚇住了。

今日下午，我和阿秋到了審判廳候決，我雇請的那律師在復審時却不見了。同時，被告方的律師也不見了。廳長將我們重復的審問了一番，不久，判決辭便由書記宣讀出來了，道：“爲上訴人林阿秋被婆婆許氏及其丈夫虐待事，現已經證明事實傷痕確鑿無誤，着卽核準林阿秋與許氏一家及其丈夫脫離一切關係，照法律〇〇〇〇條，并罰許氏交銀五千元與阿秋由國家律師張必成經手辦理。以後許氏家人如有再尋林阿秋輾轉，當卽由該律師以嚴重法律保障，此佈。”

我聽了心裏不禁歡悅的一叫，看了看阿秋，依然在一體濛糊中沉默着，許家母子却帶哭的大聲喊起冤來了。誠然，這

五千元的罰款已叫他們駭昏了，這實在有些使我難忍起來；只是他們在這十六年間所造的罪惡，除非將他們同樣在牢獄中經歷十六年，恐怕無論多少罰金都難以抵償罷。……阿秋，我想，她的肉體的痛苦早已置諸度外了……你不看見嗎！審判時她竟不知驗她的傷爲一種若何的事！……但我應當祝福，她現在勝利了，她脫出那凶獷的苦海了！

畢判時律師張必成約阿秋明天去找他接洽保障書事。我代她承諾了。出了廳，我和她回到原居檢理行裝。於是，我兩人一同搬出來，暫時在一個旅館安下。

我將何以處置她呢？……我和她對坐相視着，只默然無語。我的心情實在有些忐忑起來，……似乎這事的經過是爲着我個人的私願。如果我是個在社會上有高地位的人，我可以拿教育家的手段

處置她了……但這不過一個妄想罷……而且，她將她的心身不都委給了我嗎？我應當始終的愛她，除此，難道我只以賢士君子的責任對付她，給她解了難便了事嗎？這不是又叫她重踏一個苦海嗎？——像她這樣無知的弱小者！

沉默之頃，她含着淚偎在我身邊坐下來，低聲說：“……我要嫁你。”便含羞的低下頭來。

我真不知用怎樣一種話回答她才好。她這種舊式女子的表情使我無聊的引起映霞的印象來。但在這時我總不應該效瓊一般好高的青年們，將她認為不合理的條件罷……我和她接了一個吻。這一吻已表示我的決心了，雖然她以為我是在不適宜的時期中調戲她。

明天，我和她在律師張必成宅將法律保障書接受了。而且我坦白的對他說

出我將娶她的志願來，這竟至使這律師驚訝了；於是我只得將我和她的經過情形的一部分說出來，在一種法律保障的意義上我就在他面前簽了我們的婚約。至於彼方五千元的罰金，我要求他將其全數免了……臨走，我給了他一百元的酬金。

第二天，我在白格路找了一幢房子。在這里，我和她開始了同居生活，而今，我們只須向未來祝福！

八. 這應當是我的責任

我和她在這里住了半月，便覺得這初創的世界漸漸從一種破毀的生命放出一點藝術的光彩來。這正如一朵久藏在石隙裏的殘花，經過匠人的培植，在天日下吐着它再發的鮮葩了。真的，我在努力做一個匠人，做一個音樂師；無論我的

樂器何等的粗劣，我總應當使其發出那輕妙的音響。我又何必去羨慕一個地位崇高的技者呢；即使他那樂器的價值多過我所有的財產，如其他是那中等或下等天才，終於不過博得一個樂器享有者的名稱而已。我記得有一次在鄉下的一處深山裏，聽見一股淒幽的樂聲從那稻草棚下發了出來，把全個山谷的空氣都美化了；我聽着，我的淚下了。我看那是一個牧牛童子，他的口裏含的只是一桿蘆管！……因而我想起許多空虛的事，誇大和欺騙的事來，……這世界却給它們掩飾了，竟使我看不見一個純真的世界。

然而所謂美，所謂藝術，我將其堂皇的加在這種生活上，其實也不過形成了誇大罷。如其一個真的藝術家跑到我這裏來，一定會大聲放着嘲笑了。誠然，我過的不過一種完全沒有裝飾的極平凡的

生活。世界有那麼多直承空際的理想的桅樁，我爲着不信任自己，終於懶得去扒了。我只能依我能做到的事而去做事，我向社會取值，就只求我的相當的代價。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我只依我所必需走的路去走好了，對它有什麼希望，有什麼企圖，……在我，可以說完全沒有。我終究是這樣平庸的生活，這樣平庸的想。

但我在這一次，總算於社會有點效益罷？我想與其說這是對社會的，不如說是我個人的啊。我替阿秋欣喜，替她驕傲，真的，她現在享着她應有的幸福了。這是我對她的責任心嗎？並不盡然啊；如其我不能愛她，她不還是在一種苦惱的歧路上彷徨着嗎？……因此我不由的不想起人類的愛來，它永久是那樣的狹小。我能愛阿秋，可是沒能拿愛阿秋的愛來愛別人嗎？這決不能的。我不信實上帝也就爲

此如其這人不是阿秋，或許我完全不能盡我的責任和愛的義務了。若在這一種情形中，我只能盡一點賢士君子的責職，或者拿定我的平正的良心行事而已。愛是這樣的狹小！……它正如一朵給詩人寫在紙上的花；沒有花的實體而詩人偏有靈魂，那才是世界上的大謊話！

我對社會這樣，對於愛也這樣。在阿秋未來的命運上我也這樣的想。我只希望她能順從我便穀了；真的，世界上只要多一個我這樣平庸的男子，便能多使一個女子得着個人的幸福了，世界上的男子都能和我在同一條道上走，女子又何必多求呢？世界上女子所受的壓迫都是男子的主動，這壓迫也就只有男子自動的來解除的份。正如現世的勞資衝突問題一樣，共產的真實意義不過資本家自動的將那些非分的掠奪產全數交給勞

工罷了。

我記得有一次從辦事處回家來，洋車停在門口，我叫阿秋代我去給他的車資。本來這要由我自己給的，我竟因疲憊而忘記了。然而阿秋一下樓，便和車夫大鬧起來。我忙馳了下去，才知道阿秋只給他二十個銅子，因為依她的見識，由我那辦事處到這里只有這樣的價目。車夫要求阿秋多給十個，她固執着不肯，因而起了這麼一個小小的“勞資衝突”。

這時我叫止了阿秋，給了車夫這二十個銅子的四倍的錢，還向他道了道歉。這車夫竟狂喜着去了。真的，凡拉我的車夫都是這樣。

當我跑上樓，阿秋已伏在桌上哭了起來。我知道她的悲哀並不是為着這八十個銅子，全然是為我違反她的意志——她以為我是故意和她賭氣。

我將她抱着愛撫一番，她纔露出笑顏。“……你爲什麼要給這樣多呢？……”她發疑的問我。

“……這因爲我的錢還多呀，”我笑着說。

“……錢多留了不可以幹別的用嗎？”

“幹什麼別的用呢？你說。”

“多做幾件衣服，看看戲，……不然都留了也好，拉一趟車值得幾個錢呢？——給四倍給他！哎……真冤枉。”說着她只對我笑。

我不知用什麼話回覆她才好，將真正的理由講給她聽，終究是無益的，我只得呻吟了。一個女人爲着愛，她終究只知自私，但女人的自私不過小焉者而已，男子的自私却將世界造成一所大戰場了。這使我想起了柴霍甫的女人的國土（A

Woman's Kingdom)那一篇小說來,我想女人的自私至多不過受了男子一點微小影響罷;只要男子不自私,世界上早已在和平幸福中了。

就低度而說,社會上的一切現象都不過自私的表徵罷。他們寧可把大注金錢消耗在賭博,女色,飲食,遊浪上面,在這中間,造成了他們所謂的幸福,如其將這注金錢送給勞工,他們却將你看作狂妄了。……終於,我對阿秋將她自己作比方的理由解說了。她只是露着希罕的微笑,這可愛的微笑!我想她在順從我的理由了。

在這樣一種情景中過着,阿秋由她的舊軀殼中日漸發了新的靈性出來。一間斗室裏充滿了她的和平空氣。我相信世界上的屋子都和這斗室一樣,人類的顏面將永久露着柔和的微笑。即屬她有

時發出那俗不可耐的言語和表情，在我心中總覺得可讚美。我給她一吻，一抱，她便可以將這一吻一抱的感應贈給這世界。

……永久不改變的沿着這軌道向未來走罷，我想，這應當是我的責任。

十七，六，一九二七年

作于上海閘北。

- 一 —— 據說後期的鄧南遮的生活中，有一段，他在別墅中養兩個女僕以娛老景云。
- 二 —— 路瓦栽乃莫泊桑的傑作頸鍊中的女主人翁的丈夫。此作中國已有譯文。
- 三 —— 彌舍爾馬特維支和蘇散娜出自屠格涅甫的長篇傑作運命女中。蘇散娜即此著中之不幸的女主人翁，彌舍爾馬特維支是她的一個最初的戀人。此作已有中譯，譯者張友松君。

愛情在搖籃裏

福星公園的假石山後面，綠草成茵，兩個青年男女無言的躑躅着，他們的顏面上都帶着不豫和憂愁的容色。

假石山左旁是一方已涸竭了的噴水塘，幾片初鮮的荷葉在泥上孤立着，因為是清早，園的內面很沉寂，只籬笆外面馬路上幾處汽車聲和黃包車輪那安靜的吱吱札札的轉動。

男的吁了一口氣，在噴水塘的水門汀圍欄上坐了一會，他又站起身來踱着說：“……景雲，我實在要請你原諒，我的

家裏是有財產的，大約兩年後……或者明年我的父親就可以給我，你不要看輕我……現在我雖然沒有正當職業……可是，我可以向你大膽的說一句，只要我努力，什麼兩三百塊錢的事情是容易的。”

“現在你爲什麼不努力呢？”女的正面着假石山站着，回身來很快迅的插口說。

“你聽我說哪，”男的也急忙道。
“……現在我確實有點不振作。”

女的頓足道：“你爲什麼不振作呢！”

“這原因說來却複雜得很第一，這世界太黑暗了……尤其是這黑暗的社會；我相信我是一個有人格的青年，是不屑于和那班腐化份子鬧在一塊的，但是，景雲，請你相信我：我是一個有 confidence

的人！”

“不要說英文！我不懂。”女的大聲說。

男的微微的笑了一笑。一會，他將皮鞋底在草上滑了一陣，看了看女的那甯靜的側影，咳了一聲道：“景雲我懇求你，十分誠意的懇求你好罷。”

“懇求我什麼？”女的轉過那異常冷淡的臉來，看了他一眼說。

“剛才不是對你說過了嗎？”

她聳了聳肩。

“你……哼，”她慢吞吞的說，“我算是很瞭解你的，你的本領就在你的嘴上。誰相信得你過！……你，哼！……唐英瑜這樣的好女子，你爲什麼不去懇求她？”

男的朝她走攏一步說：“景雲，我的確不愛她。我愛你。”

她將頭低了，偷偷的看了他一眼。

“景雲，我愛你。”男的走到她的身邊，擒住了她的手。

“不要欺騙人家！”她立即將他的手摔開了，“你是一個拆白黨……你……你只知道騙人……你是一個壞種……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騙人……走開！不要近我！……”

她將手埋在掌裏，坐在噴水塘邊哭了。

男的蹣跚了一會，終於旁着她坐下來。

他聲音異常低微的說：“……請你不要傷心罷，我錯了，我真對你不起；我實在懊悔得很，但是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你總可以原諒我罷……”

她拭了拭淚，沒有回答。

“除開你，世界上再沒有第二人是我所愛的了。”他握着她的手說。

“我不相信你，”她搖了搖頭低聲說。

“我向你發誓。如果我不永久的愛你，你把我殺死好罷？”

她凝睇着地上的一塊小石。

“以後你怎麼辦呢？”她問。

“……我已經打了一個電報向家裏立刻寄一千塊錢來。我們到西湖度蜜月去。”

“什麼！”她發怒道。

“不是，我說我們結了婚以後。”

沈靜了一會。

“……你爲什麼不找一個職業？”

“現在……現在沒有相當的職業可找。我想到銀行裏或者公司裏辦事去。我已經和我的伯父講好了。”

她的兩眼中顯出一點失望的黯淡來。

他將她的兩肩抱了。

她疑慮的看了他一眼。

“景雲，我愛你。”

他和她接了一個吻，她立即將他推開了。

兩人徐徐轉出假石山來。

假石山外是一條幽靜的樹林夾道，經過一方小池；兩個童子在池邊垂釣，天氣很陰沈，樹木花草彷彿都在愁鬱着。

“今天這裏真清爽，”他挺着胸吐了一口說。“我們出去喫些點心好嗎？”

她搖了搖頭。

“你爲什麼這樣不快適呢？……請你相信我罷。”

兩人無言的走到一面草場上來。

“你想打打網球嗎？”

她又搖了搖頭，在一把靠椅上坐了。

“真的，你還是不相信我嗎？他在她

身邊坐下來說。

“沒有什麼相信不相信。”她吐着愁鬱的聲音道。

“那麼你爲什麼老實不快活呢？”她將臉轉了過去。

“我知道你一定還在想着莫遇雄。”

“我想他你又怎麼辦？”她恨恨的說。

“……他麼？……他才真是一個——”

“請你不要毀壞他好罷。”她急忙道。

“並不是我毀壞他。你想我毀壞他幹什麼呢？而且他是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我自然論資格，我自然比他不上。可是這人真沒有一點長處；什麼人——只要是認識他的人都說，他的英文恐怕比我還壞，他還是當大學教授的呢！學生都要趕他。”

“可是你又有什麼長處呢？”她看

住他道。

“我麼?... ..我一說恐怕你又嘲笑我吹。”

“我什麼時候嘲笑過你呢？你說罷。”

“... ..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在中學畢了業，那時我的英、數、國都考第一。本來我那時就預備在畢業後出洋去，可是我的母親很痛愛我，不許我去。我就放進了神光大學，四年來一面鍛鍊身體，一面修養道德... ..我把英國的大部分Literature, science, economy, Botany, Zoology, Philosophy,.....還有Shakspear的, Dickens的, Stevenson的, Scott的, 和... ..和... ..他們書都唸過了。前年我在學校裏的English Debating Society得過一等獎。畢業後我本預備即刻出洋，就是爲愛你的原故，只好暫且停幾個月... ..”

“多麼無用！難道我就阻止了你出洋嗎？”

“並不是這樣說的。只要你愛我……”

“我不愛你！”她一把站起身來說。

“……你真是一個壞心腸的女人……”他囁嚅的說。

她冷笑了一笑。

兩人徐徐朝園門口走。

“你還是出洋去罷，不要記起我。”

“我偏不出洋！我有我的權限！”

“怎麼？你發誰的癡氣？”她看了他那發怒的臉一眼。

“……我那裏敢發你的癡氣，”他吞了一口氣說。

他們已在園外的馬路上並排走着了。

他在一所番菜館面前站了，朝他的

背影喊道：“怎麼走得這樣快呢！”

他返轉身來。

“回來！”她發怒似的道，“……你不說是請我喫點心嗎？”

二

景雲走進她姑母的家門，輕輕拾着樓梯級，用低微的聲音喊着娘姨。

“出去買東西去了，”姑母在前樓裏應着。

“我不知道，姑媽。今天你不舒服嗎？”她一面將電燈捻開了，便照見她的房門縫裏插着一個名片。

姑母停了半晌道：“你又到那裏去來？”

“一個朋友請我看電影……”

那名片上寫着：

“Dr. George W. T. Young”

“特來相訪不晤，悵悵。明天上午想必在家，請稍候片時爲禱……”

她走進房，將名片丟在桌上。

她呆立着，覺得房裏異常的空虛；一種愁苦壓上她的心來。

她是十分美麗的；她的粉臉，那柔黑的髮，露在短袖外的兩條藕似的臂，兩朶蓮葩似的胸部，……電光照着，彷彿使她一身都蒙着純潔，一種莊嚴被着她的靈魂，像似文拉斯也在讚美着：她是異常神聖的啊。

她忽然憤怒了，她將桌上的一張小照拿起，帶着一點憎惡的神色而又像疑慮着什麼似的將它瞧着，她覺得他再沒有什麼優點在上面可發現了……他只是一個充滿獸慾，虛偽，沒有一點靈性的人。在先前，他是俊美的，迷人的，勇毅的，像似一個謎的……現在她發現這些都已

消失了，像一個剎那間的幻夢。他的那張厚嘴唇立即使她感着異常厭惡起來。她將它扯成了兩塊。

“人生真是虛偽無意識的……”

從前有一本書上這麼告訴她說。在這時她記起來了……她灰頹的躺在牀上，拿起枕邊的手鏡來照了照她的臉。她覺得一點飄蕩的悲哀浮在空間。她想：真愛情在那裏啊？她的心裏又立即答道：——如果他的情人和三娣的情人一樣，這愛情才是真的，才沒有缺憾。他們的牀是那樣的可讚美，在那三面鑲着的鏡裏，愛情是永世互相照映着的。他們可以在鏡裏面跨見他們是怎樣的輕輕接着吻；而那吻又是何等的帶有詩意，因為牀頂的那發着柔綠色的電光，和一片綠的薄紗似的蓋在他們的靈魂的纖維上。

她是太沒有幸福了。她想一個過于

美麗的女子或許是沒有幸福的罷。三姊的美比她遜多了，然而却有這麼一個溫柔的丈夫……

她又想起了顧安。她覺得自己過去對他的愛完全是浪費了。他只是醜醜，低下，他的一切高貴的神情彷彿是一頂紙罩子罩在他的身上。她再不能受他的欺騙和侮辱了。“他竟敢開口要和我結婚……”她忿怒的想，“……真太不知恥辱了！”……一種困苦接着擁上她的心來。她想她從此以後，真愛情永不會臨到她了。

第二天九點鐘，她給娘姨喚醒了，說是外面有人找她。

十點鐘，她輕盈的走到客廳裏來。她踏進門就露出那迷人的微笑；她對任何男子都這樣。

達克透楊癡呆了一會，才對她謹慎

的一鞠躬。

“或許我來得早了一點罷？……”
他咳了一聲說，接着掏出一隻白金錶來看了一會。

他是一個矮而帶着一點癡肥的青年紳士；眉毛粗黑，令人一見就覺得他的美點就在此處，他的下顎十分闊，起着灰黑色，因為他的鬍子是剛剃去了的，領結太豔了，使他全身都露着俗氣。

她沒有答他剛才所說的話。

“……密斯大概今天是不十分快活的罷？”

“並沒有……”她說時看了他一眼。

達克透楊徐徐坐下來，搓了搓手掌道：“今天天氣倒還好……密斯不預備出去？”

“要是出去，不過還要等一兩點

鐘……一個朋友請我喫飯。”

“哦……”

“楊先生有事情麼？”

“有是有一點……就是這回敝校預備開一個遊藝會，特的來請密斯幫幫忙……我聽說密斯的跳舞是很有名的。”

她笑了一笑，道：“……楊先生太誇獎了。”

“并不是誇獎，這是確實的……誰人不知道密斯是跳舞家。”

她帶着一點蹣跚的神氣說：“可惜現在好久沒有練習了。”

“……密斯的跳舞還在練習嗎？”
達克透慨然說。

沉默了一會，她叫丫頭倒了一杯茶

“貴校的遊藝會在那一天？”

“……大概……此刻還沒有定期

只要密斯答應幫忙，那是不成問題的。”

她沒有回答，她的面上露出一點失望的顏色。許久，她說：“只恐怕我下星期要回家去……萬一來不及，我只好預先向楊先生道歉了。”

“那不在乎……這會一定要開的……”達克透說時一面拭着額上的汗。

“我恐怕不能等候。”

“……那決不至于……”

她異常不適意的站起身，迅步跑進裏面去了。

達克透只是拭着前額，像得了腦病似的。他在室中開始踱步，將板壁上挂的油畫厭着。“呼……”他吐了一口氣，敲了敲門門。

裏面沒有應聲。

“娘姨在麼？”他輕聲呼着。

裏面依然沒有應聲。過了十分鐘，他

從懷裏抽出一張名片寫道：“密斯：剛才談話，幸勿誤會爲盼。鄙人生性直率，決不欺人，上自全國之元首下至庶民，皆言鄙人心術正大，此有口皆碑者也。密斯以一言見怪，未免愚之甚也……”接着他將片投在桌當中，使勁的將自來水筆一套，嵌在領下，大踏步走了。

半晌，娘姨從裏面出來，將大門關了。她將名片拿起看了一會，走上樓去了……

景雲正坐在她的房裏，面朝着窗口，發出一聲冷笑。她接了娘姨的名片，看了兩三遍，將它撕成了粉碎。

“男子完全是一些無用而虛偽的東西……”她想。

這三天裏她全然是這樣的發着感想，自從她和顧安在公園裏表示決裂了以後，她覺得一切男子都可憎惡。她和得

了沉重的里斯特里亞症一樣的，半個下午的對着電燈癡呆着。她在回憶中將四年來所交接過的男子一一比擬起來……許多青年人的面孔都圍貼了她。有的只一濃糊的擁顯便消失了；有的在露着愁容，有的帶着怒容，有的還在對她微笑……

許多印象都幻滅了，只留着一個永久那麼莊嚴的，沉默的，冷靜的面容。那是朱鼎光。

她記得朱鼎光的聲名還沒有在人們談話中消失。現在，她想，他一定完全把她忘記了。或許他還在時常紀念着她罷……他是那樣的誠實可感……那樣的令人一時傾心，一時又令人灰心。她想在這世上，只有他的愛情是真的，富於靈魂從詩裏面發生的。此刻她正需要這種愛情；……窗外誰家的笛聲哀愁的吹着，使

她愈覺得他的靈魂擴大了，將她包圍着，浸潤着，她不住對着鏡子看着，她看見自己的兩眼閃爍着淚光。

三

她和朱鼎光相識是一回機巧的故事。到現在已有三年了。

在中學畢業時，她還純粹是一個女孩子，雖然她已像一個成年女子了。她是愉快的，活潑的，因為她的家境好，沒有什麼可憂愁。她喜歡着濃豔的服裝，以微笑和流盼迎人；又時常好奇的注看着各種男子，由頭部至腳部。在不愉快的時候，她時常啜泣着，但不久就停止了，如其有人給她以快樂的安慰的時候。

那年暑假，她和她的長兄在斗平山的山莊裏避暑。一天，天濛濛下着小雨，山間顯得很沉靜，山道上除開少數轎夫來

往着外，什麼也沒有……雲氣很濃，將遠處的山罩滿了，這世界彷彿狹小了許多似的。

清早，她的哥哥出去了。她在旅舍的小洋台上踱着，吹着口琴。那時她心裏想着什麼，現在記來已是濃糊不清了。總之，她不愉快便是憂愁，——在一種幻夢中過着而已，

洋台下的山道上有一個青年男子徐徐走來。他的哥哥在訪友後回來了，她想，她將一抓瓜子壳朝他的帽上擲去，將他打仰頭來。

但他不是她的哥哥，是另外一個男子——一個異常美好的男子。他對她露出一臉笑容，原復徐徐走了。他那雙烏黑的瞳子給她一個深印象，她是完全被這個所迷惑了。她從沒有看見一個男子有這麼一雙美麗的眼……尤其這一刹那

中的注視。

她不停的看着他的背影。她是等待着這背影消失後那幻滅的憂愁。

然而那背影又回轉了。他在尋找着什麼……終於在她的旅店門口停了。

一會，茶房拿了一張名片走上樓來。她接了，覺得很驚奇，而又覺得這人似乎太孟浪了。

名片上是朱鼎光三字。

“這位先生是來找吳先生的，”茶房說，“就請他進來嗎？”

“是找我哥哥的？”她驚訝的想。“他和這人是朋友嗎？”

但這位客人已走進樓房門來，輕輕的對她一鞠躬，說：“吳先生還沒有回來嗎？”

“早就出去了，”茶房答。

這客人深沈的看了她一眼，躑躅了

兩步，預備轉身走。

“朱先生是他的朋友嗎？不妨坐一坐罷，他就回來的。”她說。

“謝謝你，我和他剛才在彈子房會見的，不知怎的一轉臉就不見了……我以爲他回來了。”接着他把雨衣脫下來交給茶房說：“……吳先生回來了把這個交還他罷。”

“你是借了他的嗎？”茶房問。

“我在彈子房向他借了穿出去一會，那知道一回來他就走了，真對他不起……他沒有這個，現在恐怕還不能回來，請你向他道一聲歉罷。”

他又向她輕輕一鞠躬，預備轉身走。

“外面的雨很大，朱先生還是不妨穿了去罷，反正他回來了也用不着。”

客人發出一點侷促的神情來。

“乾脆等他一下好了，”茶房將雨衣

掛上衣釘，走出房門說。

“是啊，”她同情說。

“那麼不會打擾密斯麼？”客人說時一笑。

她低聲道：“沒有什麼……”

兩人斜面對坐下來，視線對碰了一下，她覺得自己臉灼熱了起來，一種異常的心情使她低着頭，不自主的笑了一笑。

“密斯是吳先生的……”客人在沉默了一會後說。

“他就是我的哥哥……”

“哦……”

“朱先生從前和他……？”

“他是我的舊同學，湊巧在這裏碰見了。”

她露出一點驚訝的笑，說：“真可怪啊！爲什麼哥哥總沒有說起朱先生！”

“大概我們自從畢業後就分散了，誰

也記不起誰了。”

茶房倒了兩盅茶來。

她說：“我剛才還以為就是他呢；朱先生穿了他的雨衣，背影真和他一般樣。”

客人沒有答辭，微笑着。

她覺得他的微笑是異常的動人，不禁報了他一笑。他轉眼看了看窗外，提出別的話來。

“密斯沒有到山上去玩過嗎？”

“……去過一次，沒有玩多久，太累了！”

“是啊；可惜這裏的轎子太壞……”

“我不喜歡坐轎。”

“最好是騎馬。”

“騎馬……這裏恐怕不時髦罷？”

“鄉裏人的眼光是無意識的。騎馬是一種最好的運動……”

她看看她的手指一會，抬頭道：“朱先生騎馬一定騎得很好……”

“略爲知道一點，密斯……”他說時又轉開道，“好在我對於這宗運動非常嗜好……”

兩人心中影影的印着一個未來的約會的印象了，好像一篇戀愛小說的應有的情節似的。

話柄又轉開了，他們談到了音樂文藝……這些都是必然的……當他預備起身告別時，她的哥哥滿身被着潮潤回來了，驚訝的看了看他的舊友。

“我特來送雨衣給你……”鼎光站起身來解釋說，“碰巧密斯也在這裏……”

“我早就要給你兩人介紹啊……”景雲的兄，景漢慨然說，將衣脫了。

景雲重復低着頭，問他道：“現在幾點鐘了？”

“快四點半；什麼事？”

她就忽忽的朝門外跑，當鼎光帶訝的抬頭看着她時，一個俊俏的眼波送到他的臉上來。啊！真快極了！

四

由此鼎光時時到他們這裏來。兩星期內，他們出去必同行，談話必互相同情，而且交換意見的念頭也沒有……什麼事都是朝愉快的，情感的頂點上走。而且……如景雲扒山時有阻障，鼎光必輕輕拉她上來；她的帽子被風吹走了時，他必活潑的去撿取；甚至，她走得累了，滿頭佈着汗珠，輕輕地喘着氣時，他必得找個草墩給她坐，還想替她打扇呢。

景漢覺得鼎光對於他妹妹過份的親密是有點不在的，但不會露出不愉快的顏色來……只有一回，鼎光是有點覺

到了那回，他正在她們的房中坐談著，熱情都有些超于淡漠了，也許是他來的次數太多了的緣故……他便想解除他們中間的煩悶，道：“我們還是出去走走麼！”

景雲沒有回答，景漢正在踰步，皺了皺眉道：“我恐怕今天有點事……”

“那麼怎麼辦……？”

“改天去罷。”

景漢說了這句後，他起身來站在窗前呆了一會，便告辭走了。他覺得景雲坐在沙發上始終是看着一本書，似乎不覺得他走出去了，然當他僅留了一個背影時，她才抬起眼望了一下，把書朝桌上一擲。

鼎光接連三天沒有來，她在寓裏是煩愁極了，而且時時找著她哥哥吵嘴。

一天，鼎光着了一身獵裝走進她的

寓門裏來。

“哥哥出去了，”她看了他一眼，低聲說。

“哦……”他躊躇地說，“密斯一人在這裏不覺得煩悶嗎？”

“還好。”

“景漢好像是打彈子去了……你如果要去我陪你去好嗎？”

她徐徐站起身來。

兩人出了旅館門，門外的楊柳樹上拴着三匹馬。

“我們騎馬去罷……”鼎光看着她說。

“我不會怎麼辦？”

“慢慢的走不要緊。”

“好罷。”

他將她扶上馬，徐徐向小徑出發了。

已到小徑的盡頭了，四圍都是草坪和不平的小丘。景雲在馬上很興奮似的，

頰上泛着紅潮，額上的汗和露珠似的佈着。她的兩眼發光，胸部起伏着，微微喘着。

“我要下來……”她帶着惕怯的聲音說。

“鼎光跳下馬，將她扶到地上來；她將上身全伏在他的肩上，看住他的兩眼。

“我們到那樹林裏去坐坐罷。”

她點了點頭，依着他的肘下往山巖間走……走上頂時，她的呼吸愈加促迫起來，將身朝他一摔，看了他一眼。

兩人在林樹下坐了。

“我愛你。”他偎近她說。

她發出一點媚笑。

照例接吻之後，她帶着疑慮的神情看着他；他離開她坐了，從口裏掏出口琴，便嗚嗚的吹起來。

山林的氣象變成愈加清雅了。然景雲反覺得不耐似的，站起身來大聲說：

“我要回去了!”接着便返身走。

“你有什麼事情麼?”

“有事!”

他跟着她,她獨自從巖下走,他伸手來預備扶她,她將臂膀一摔道:“不要你扶!”

走到馬邊,她站了一會,隻身往途路急步着。

“你動了氣嗎?”他跟着她問,“請你原諒我罷。”

“有什麼原諒不原諒!”

“原諒我罷。”

“我不原諒你!”

他懊喪的站了一會,牽着馬,跟着她直送她回到旅館門口。

她毫不返顧的直進了門跑上樓去了。

五

在現今景雲的腦裏，只有鼎光的印象還不曾污損。她覺得追求這樣的戀愛已不可得了……她是無形中被男性蹂躪得不堪了……她哀憐自己的不幸；她憤恨着一切男子的卑污，憤恨着過去的鼎光對她冷笑無知。如果他那時解救了她，她一定終身伴侶着他了……

她怔怔的對着窗口，想了前程，黑幕漸漸包圍了她……

“還是放強硬些罷，”她想。“我不將那些蹂躪我的男性害到自殺，誓不爲人……”

於是她打了一個電話給她新近的愛人，原復在公園裏相會，有話對他說……

他十分欣喜的應允了。

她將電話機放在架上，發了一聲冷

笑,接着她便到粧台前撲着粉,將眼眶畫了兩個黑圈。

七,八,一九二八。

妖 孽

那時——今年五月，彷彿離開現在有幾年了——我到距H縣有三十里之遙的S埠等船，住在一個臨海的旅店上。一點兒風濤聲，一點兒哀愁的竹喇叭聲的纏繞，我在那三層樓頂上大有留戀的情緒了。

從H港開來的小汽船終於抵到了。在幾個本地的同事和一個舊相識的營長輪流餞別之後，我在旅店的三層樓上踱著，望著那水天茫茫的青灰色，那稀疏的漁火，一種淒涼的空氣向我包圍起來。

夜已深靜了，茶房說有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來看我，我知道她一定是巨縣立中學的一個女同學，也許是來送我的行罷；我便將她迎接了進來。

她的那微帶著一點蒼黃的臉，大而無神的眼，枯寂的微笑使我一見便知道她是王婉慧，她走進門來在我面前坐了，客氣了一會望著地板上沉靜了許久說：“L先生……明天決定走嗎？”

“我想回家去看看……但是學校恐怕再也辦不下去了罷。”

她低着頭，看在那孩子鮮紅而呆滯的臉上。

“他是你的弟弟嗎？”

“……我的姪兒，”她露出一點微笑來說，“可是你走了……學校不更開不成了嗎？”

“我不過一個教員，走了也沒有什

麼……我想清黨軍來了，總有機會把牠弄好罷。”

“不啊！”她抗聲道。“他們……我看他們一定不會注意這個，並且我們也不會來。

“這何必呢？只要有學校可進，可以不必管這些……現在這地方已經在白色恐怖的包圍裏，我想你們就從事政治運動也不見得有效果罷。”

她聽了一會，輕聲嘆口氣說：“我們不實行澈底革命，恐怕……大家都沒有飯喫了。”

我繞著桌踱了一會，無話可答。我在平日知道她——在她的作文裏覺到——是一個明顯的有反抗性的女子，雖然在文字裏充滿了哀愁與傷感。我還不明瞭她究竟哀愁的傷感的什麼……也許是平日讀多了那些盛行的大都會裏

的文藝書，受了那享樂的情感的刺激，因而對於目前的環境感著一種不滿之故罷。這使我想起來許多過去的事跡來……

在那一班女生們中，尤其是她，對我時常有一種熱誠的表示。這許是因為我平日在授課時——談到文藝和社會一類的東西時，每每喜歡提及幾個歷史上著名的女子，如克婁帕屈娜，莎菲，海波霞，真德姬，羅蘭夫人，賴丁格妮，愛倫凱……的事跡，因而對女性加了不少的讚辭，不知為什麼給他們以那樣矜驕，喜悅，精神飛舞。這樣的，每逢我批判一個女性時，她們必都張大著眼望著我，期候我的臉上一種圓滿的表情似的。尤其是她，不但如此，而且每天得送一兩篇短文來給我改……雖然這事於我麻煩透了，她的文章而又不大十分通順。

我原復坐下了，終於覺得一些疏隔

似的，無話可說。她看了我一眼，一會，甯靜的說：“L先生，請你……還是……下學期還是一定來罷。”

我帶笑道：“明年學校換了校長，如果他再願意請我時，我自然可以來，……不過，哎，這地方——”說時我從窗口看了看海面，“如果學校能搬到這海邊來時，那學校就不請我我也再來了……這地方真好！”

“我也這樣想。那龍北公園多好，把牠改成一個學校……可是我們這裏的人太懶了。”她說時也露出一點笑容來。

一會，我說：“你在這學校畢業，可以到別的地方再去進進學校嗎？”

“不能……”她搖了搖頭說，“我的家裏……”

“你的家裏怎樣？”

“沒有得錢啊……就是我進這學

校,真也費了不少的力氣,還有……”

“你家裏和你訂了婚嗎?”

她點了點頭,引手在眼角拭兩拭。

‘這個沒有關係,我想,如果他同樣受過教育,志向性情和你相合,不會有問題的,不過你總覺得不如意嗎?’

她擡起眼來點了點頭,兩顆淚滾了出來。

我不知她爲什麼這樣斗然傷起心來,只得把話頭轉開了。那孩子看見她的淚,望著我愈加呆了。

一點兒嗚嗚的風聲,浪聲……在這淒涼的情緒所包圍的斗室裏,我想起許多人間不平的事來。她不過其中一個小例罷——雖屬那情形於我還不十分清楚;然而我將怎樣安慰她呢?……我覺得自己自從爲他們的所謂師長以來,對於一種親切的同情漸加隔膜了,但是這樣

一個社會啊，真不能不使我如此。

在一種過去心情的考察中，我也知道她的一點情意了。這該是她對我一點師生的情誼罷……若此，我自然不能不接受；然而這‘接受’……像似一個過於滑稽的名詞了。但我無話可說，好像許多羅網似的東西牽制了我的心境……

我將許多空虛的話安慰了她許久，可是……這真使我愈加踏踢起來了；她已被一種汎濫了的哀感包圍了，淚跟著那無力以壓制的嗚咽一齊送出來了。接著她站起來，挈著那孩子……吞聲說：“L先生……明年……明年……你再來罷……不然……這學校開不成了。”

“自然，我很高興來……”接著我說不出什麼，因為我已決意無論如何不再來這裏了，——自從這裏的許多青年朋友被殺以後，我覺得這地方在將來不

是荒漠黑暗便只有那一般愈加仇恨的抗爭了，——如這樣，一定於我這素來就過著幾分享樂生活的人有些不滿，我決不來了！雖然這裏有海，有銀白的月與銀白的沙汀，有豐美的小島，有燈塔……但我也不想欺騙她，便對她直說了。

她在門外的黑暗中佇立了，電燈從門隙照著，只是海風吹動她的亂髮，衣襟，在甯靜中凌亂的飛舞。一會，她從外面的窗臺上拿起一個巨紙包來給我，道：“……一點東西……請你受了。”說畢，拉著她的姪兒走下樓了。

我真不知怎樣才好，只得道著謝，將她送下樓，直送到旅館的大門外來。

我望著她在黑暗中毫不回顧的走了；然而還聽見一種悲楚聲——抽噎的悲楚聲，嗚咽的悲楚聲，顫動的悲楚聲……混在一塊的在黑暗中消失了。

我回到房裏，在燈下將那包打開了，便有十餘二十個鮮紅的橘子散出來……還有一匣甘蔗糖，兩包仁丹，一筒紅瓜子，一張合照和一封信，合照上是幾個女生的像，因為照工不佳，都顯得有些黑醜，那信上寫着：

“理想的（——這形容辭真有些希奇啊，我想。）L先生。

昨天慧從一個朋友那裏聽說你決定走了，那天下午，我就和幾個同學到校學來看你，可是一個人也沒有，那個老門房說是，今天你已經動身到S埠來，預備上船了。我們心裏都有些不安，但是過了兩天，聽說船還沒有來，你還在S埠等船來，所以還沒有走，她們就想來送你的行，可是城裏又檢查得利害，都怕出來。正巧慧有點事到S埠，所以就便

來看看你，還送你一點小薄禮在船上喫喫，請你不要哂笑啊！

明年我們都希望你來，我們以爲你也一定會來的，你的學問高深，（——這真叫我難堪！）又富有革命思想……我們個個都極高興聽你的講，如果你不來的話，我們聽講就沒有十分的趣味了，就此祝你旅安！”

生婉慧。

靜真月晴翠如……均問好。

我讀了，癡呆的坐著，……那些橘子，甘蔗糖，仁丹……不知爲什麼那樣的感動我，但是明天上船的時候，我便將這些輕輕忘掉了。

事過了又半年了……然而那些可愛的橘子，甘蔗糖，仁丹……已無形的由我和同艙的T君口中消失了，那張像片……在旅程中不知何時把它遺失了，

——她所給我的，到現在竟沒有留存一點痕跡。

某一天，早兩個月的一個暑天——我得了一個舊同事延遲回覆我的一封信：

“L先生：

大札在今天方收到，敬悉。此處一切均已破壞不堪，真是民生凋敝，雞犬不甯。兩方軍隊勝敗無定，來去無踪，因之政局大有不可收拾之概。我校同學此次犧牲者甚多，除少數受保障外，皆已逃之四方。至於婉慧，翠英數女同學，亦因此被殺。彼等從農軍逃入伍化某村，被軍所包圍，盡皆受縛，死狀極慘。聞係被兵士秘密輪姦後，裝之於一大麻布袋內，上淋以煤油，著之以火，而後投入河中……現彼等家人正從事向各方探問

尸具之下落，但亦窮途日暮之辦法也……”

我看了，……我的淚滾出來了……

我真想不出他們給女子的死刑爲什麼要這樣慘，也許是目她們爲一種“妖孽”罷。但這時代的“妖孽”却愈來愈多了，一個大恐怖的時代到來了，然而我想過一個弱小者，她的傷感煩悶……竟造成了她這麼一個悲慘婉慧不死的死，婉慧的靈魂啊，你早些跑到一個享樂的世界去罷，我祝福你。

十七，十二，一九二七。

我的口供

一天，雜誌的主筆和我在一個朋友家裏遇着了。他對我說道：“我們正想找
你幫忙，做一點稿子。”

“哦，可是……”我躊躇了一忽坐下道，“可是我近來正在休養一下神經，恐怕不容易提筆了。因為我們年紀還青，就在文章裏擠腦汁，實在是……”

“隨便寫一點好罷？”

“這個……恐怕於你所辦的雜誌有損失。”

“笑話，朋友中間何必自謙呢？”

“並不是自謙，我覺得隨便寫文章

意思就是在一種怠倦的神情裏寫文章，寫出來一定使讀者也會覺得怠倦的，所以與其使人怠倦不如不寫好些。”

“那麼你寫的時候不怠倦好了。”

“自然”我呻吟了一會道：“如果真的受了朋友的委託，那有以敷衍了事的道理。不過，W先生你不是一位主筆麼？”

“你還不知道？”W君有點不高興的說。

“……我早就知道，我問你的是你能拿多少錢稿費給我呢？——如果我給你做一篇文章的話。”

“這可爲難……”W君帶笑說：“我們的酬報只是請喫一回酒而不給稿費的。”

“真的麼？”我也帶笑說：“可是我有時候花錢花得很多，你不給我的稿費

怎麼行呢？”

“噢，你既然喜歡花錢，我就給你幾百幾千塊錢的稿費不也是空的麼？這不等於不給你一樣？”

“……不過我花錢，和別人花錢的意義有所不同。”

“怎樣花法呢？”

“人家花錢是浪漫，或者是求一種美麗堂皇的戀愛，而我却不是這樣的。我花的多半是所謂冤枉錢。”

“那一種的冤枉錢？打牌輸了嗎？”

“決不是賭博，不過這名詞的定義實在不容易說出來。”

“你不妨舉一個例給我們聽聽。”

“那麼我就說一個實在的故事罷。”

“那更好了。密斯忒T，等一會再走罷。”

“這故事很短，如果你這裏有速記

便更好了。”

“這怎麼說？”

“我以爲有一個速記將我講的故事記下來，不就可以登在你的雜誌上麼？我受了你做稿子的委託不也就可以完了責任麼？”

“好，你先講了再說罷。”

我便站起來拿了桌上的火柴，將一枝煙燃了，原復對W君坐了下去道：“就在今天上午十點鐘，我起牀便出門想到北四川路的西藥房去買幾瓶兜安氏潤肺藥。這因爲我近來時常在半夜裏看看書，寫寫文章，無意間受了夜涼的感冒，漸漸的有些肺哮喘嗽起來。由我住的那條街到北四川路去本可以走東橫浜橋直插過去的，而我却偏偏要出寶山路口，由老靶子路那裏拐一個大彎。我這樣走的已成爲習慣了。走到寶山路口，那地

方不是圍有一重重的鐵絲網麼？”

“我記得，那就是中英交界的地方。”

“走到那地方我就特別的感着一種惡意，早一晌不就是有一個叫張明政的小兵無故被英帝主義者的走狗打傷了麼？”

“就在那地方打傷的？”

“大概是的罷，因為英兵和華兵都在那裏站崗，……所以我走到那裏就起着一點壞印象，可也並不是單爲的那張明政，就連我自己在有一次就差不多受了他們一回辱，那回事說來也可笑，大約是兩個禮拜前，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我從法租界搭五路電車回來，可是華界不知爲什麼戒嚴了，我只好回頭朝老靶子路走，想找一個住在美租界裏的朋友家裏借宿。老靶子路口不是駐紮了許多英

國兵麼？我忽忽的走過那地方不遠，後面的黑暗裏他們中間忽有幾個朝我追來，叫我站了，在我身上搜查許久，最後將我挾在脅下一本從朋友那裏借來的 Turgenev 的 *Smoke* 拿了翻看。他們圍着將這書翻了許久，互相問道：Turgenev 是過激黨麼？” “... .. 這總是一個俄國人罷：約翰！”那翻書的便跑，回頭來招手道：把這人抓到這裏來罷。，於是我只得跟他們走到他們那駐紮的洋房門外守候着。等他們進去將書研究了快一個鐘頭出來時，我在冷風中已站的發木了。他們將書交還了我，互相解釋說：沒有大關係，不過一本戀愛小說罷了。於是我才是氣忿忿的挾着書跑了。”

大家聽了都笑了一笑，W 君便說：“他們竟以為是共產黨麼？”

“自然哪；如其我這本書上面有一

個 Lenen Bolshéviki 的字，豈不就讓他們抓進去了麼？”

“……這一回的故事怎樣呢？”

“這回的故事麼？”我將烟尾丟了說。“我又得走過那地方了，那時正值幾個英國兵在那洋房門口，有的負着槍來往的急步逡巡，有的笑談着，有的唱着歌，拉着手風琴，那琴聲實在有些豪爽動人，但也不過奏的一種行軍曲罷。可是當我快要經過他們的旁邊時，我看見一個背上負着一個大包裹的乞丐在我的面前蹣跚的走，接着呱的一聲，一輛坐着一位闊大少的汽車急駛過來，在那乞丐身邊駛過去，差一點將他撞倒了。”

“好描寫！”

我不由的將那乞丐看了一眼，——他的身上只穿一層破麻布衣，呆着那枯黃的臉一點生氣也沒有；他的背上那包

裏裏面却是一個人，——一個頭髮斑白，只剩了一把皮骨的將死的老婦人，好像是他的母親。可是那幾個英國兵中間的一個忽然扳着那幅紅臉也看着他了……那時我便想：這班禽獸！又將要拿出那殘酷的手段對待這可哀的窮人了麼？如其我有血性，必得替中國人爭一爭人格，徒手和他們打起來。然而那個英兵却不如我所料想；他將那乞丐沉默的看了一會，叫他走過去站了，便從口袋裏摸出一隻小皮袋來，拿了六角錢塞在他那穢黑枯瘦的手裏，一面回頭對那坐在門口的六個同夥說了兩句。於是那六個英兵止了笑談，都沉默的將這乞丐注視了一會，各人從袋裏摸出幾隻銀角來投在他的手裏……接着那發言的英兵捏了那乞丐的肩膀將他輕輕一轉，揚了揚手，表示要他原復走出租界去……”

大家都默然一會，W君便說，“……你自己呢？”

“我麼”我咳了聲道，“當時我看了心一沉……雖然我並不是一個多傷感的人，但這回却真有點傷心，這個教訓使我想起自家的中國人來了；又好像這一回事把所有的中國人的耳光都‘打盡了。’”

“那麼不連你自己也被打了麼？”

“你聽我講罷。”我忙道，“於是我便轉身跟着那乞丐走，那乞丐走時只驚異的看着手裏的那一把銀角子，但好像毫不感到別的什麼。我將他那伏在他肩上的垂死的母親看着，便將我預備拿去買補肺藥的四元錢摸出來給他了。他受了錢，也不動聲色，只將我看了一看……然而我不知爲什麼還是跟着他走。那時我想，他合共得了八九元錢，總可以和他這

老母過冬了罷？……他將這幾文錢就暫時維持了食住，但是他過了這暫時又將怎樣呢？他能不能彀將這點錢救活他的老母呢？……於是我又將預備用以包飯的十元錢拿出五元來給他了。那乞丐接了錢，就在寶山路口一個紙煙店旁邊坐了，把他那可憐的母親解下來放在地上睡好。我便也走到那裏去買紙煙，一面就問他從前是作什麼事的，爲什麼弄到這步田地。他起先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只是捏着那十幾元錢望着地上發呆。我看他不答，以爲他心裏一定時時想起過去的許多悲傷的事，所以弄得連神經都麻木了。我又想他拿了這十幾元幹什麼事呢，如果他的母親立刻死了，不僅只買得一口棺材麼？不由的我的手又放到口袋裏去，連剩下的五元錢都拿出來給他了。真的，如果我的錢再有多，我已經完全給他

了,可是我所有財產都光了,但是我沒有錢總可以想方法的,只要做一篇文章就可換到稿費,還愁什麼生活呢……”說時我又將一枝煙吸燃了。

“這時候,”我繼續道,“四面許多窮人們都圍了過來.那上流社會走狗——一個警察也鑽進來了,可是只叱着叫那乞丐滾,還用腳去蹴他那睡在地上的母親.我看了真氣極了,幾乎和他鬧起來.那警察拗不過我,也只得走開了.我便又對那乞丐問了許多話,由旁邊的人解釋着,才知道他從前是瀏河的一個農夫,因為那裏經過一回齊燮元和盧永祥的戰事,他帶着他的母親逃難到上海來.那時他還留有一點積蓄,便從一個同鄉的店裏販了一擔盜器作生意過活.可是有一個熱天,他擔了這擔盜器到一個小弄堂裏去發賣,腳踏了地上的一塊西瓜皮一

滑便摔倒了，將一擔盜器打碎得沒有剩一個。他在那裏痛哭了一場，只求人施恩；可是沒有一個人理會他，雖有幾個老太太替他嘆氣，但也不過給十幾個或二十個銅子。從此他就心灰意懶起來，想找那個開盜器店的同鄉幫助一點；他們不但不答應，反而罵他糊塗發昏。以後他餓得沒法，只好依母親的意思去拉黃包車。但上海的街道他不熟悉，又拉不順手，一個月裏頭他受盡了坐車客和警察巡捕們的打罵，只得把這苦工停了。這時他的娘因為氣忿成了疾，他自己也急，又沒有求生活的方法，便只好措着施四處討乞了。

“因此，我把剛纔……”我吸了兩口煙發議論道。“我把剛纔那英國兵動了憐憫心的情形和這乞丐過去的歷史一比，就知道現代的中國人完全是一些

死亡了的東西，他們不但腦筋麻木，連神經感覺都麻木了。無論在那一國，我想就有這麼一個不幸的人和不幸的事發生，旁觀的人總不會看他弄得這步田地。真的，你只要在中國的上流中流社會去看，那處不是一種自私狂和壓迫下流社會的表現？……中國不亡固屬是大幸，但國內弄得這樣昏亂，却完全是由於自己。在這一點看，無論是英帝國主義的走狗也好，什麼帝國主義的走狗也好，我覺得他們總還存有一點人性，而中國人却完全沒有。”

“……這話也未免過於一筆抹煞了罷。”某君插口道。

“實在，我何必冤枉自家人呢？我覺得無論什麼一種有意義的東西一到中國來便弄麻木了。魯迅是一個中國人的厭惡者，我覺得他對中國人那樣的諷

刺嘲罵實在含有深刻的見解……就譬之這一回的革命罷，原來‘革命’這字的意義無非是所謂下流社會反抗上流社會，或被壓迫社會反抗壓迫社會的，而弄到中國來却變成一種恰恰相反的情形了。他們那些大商賈，大官僚合起那些以洋房西餐過活的知識階級，屠殺了許多農工，學生，便就是‘革命’將告成功了；世界上那有這樣滑稽可笑的事？

“我覺得中國人已經死亡了，却完全是那班上流社會弄成的，這並不是假話。就比方狗，原來是出自一種有天性的狼，但經過幾千年來人的壓迫和驅使，便變成一種毫無天性的奴隸了，中國的下流社會受了幾年上流社會的壓迫和驅使，也就多半變成狗一類的東西了。然而在這一點却更能看出上流社會的罪惡和下流社會的可哀——

“這決不是空言。我就不妨舉一個例罷。去年我在某處一個縣城裏當中學教員，從學生口裏知道一個悽慘的故事，那縣屬有一個鄉村臨海；因為那裏時發暴風，所以農夫們的收成極壞，有時竟至一兩年沒有一粒穀可收，就收了穀也只能全數交租。到近來，他們因受不住田主們的壓迫，多半放棄了工作去討飯，或者把身賣給外國人到香港去當一世的‘豬仔’，不然就在海邊過一種逍遙生活。這故事就出從有一班過逍遙生活的農民。他們怎樣過法呢？就是當海潮落時，他們便羣聚到沙灘上去拾那些落灘魚。（意即當海水急退時，所留在沙灘上的魚。）拾了拿到鎮上去賣幾個錢過活。過這種生活自然容易，但他們竟連製網的能力也沒有，所以只能這樣，可是有一回那鎮裏從香港來了一個富商，說是得了政府

的命令要在那裏開設一個魚廠，強迫的禁止他們拾魚，如有違反的便拿到縣城裏去坐牢。他們無法，一羣人只得離開這裏到別的海邊去，但是就找到有‘落灘魚’可拾的地方也早給別人占住了。他們窮餓了一晌，在一天便一羣人相率的投海死了。

“我想這種悲慘的事，……恐怕在中國一班知識階級裏從來就不會聽見過看見過罷，而他們在這種可哀的時代自己享到住洋房喫大菜的生活也就罷了，而却還要造出許多空洞無謂的理想來麻醉一班人的思想。就譬如素以思想正確成名的某博士，在美國的資本社會過了幾年，回國來便大唱其‘拜金主義’的學說。他以為人人只要能拜金，社會便可進化了；又以為那班拾垃圾的窮人們是愚蠢，不知恥辱。但是，我想，如其那班拾

垃圾的人真有金可拜，那早已用不着他提倡了。像這種毫不明瞭人民生活情形的主義，徒然不過使一班奔走於資本社會中的人愈加其金錢迷罷了。我記得 Bernard Shaw 有一句話，說一千個人中間有七百個是俗人（Philistine，）二百九十九個是理想主義者，僅僅只一個寫實主義（Realism，或當譯為實際主義）的，我自己雖不像千個人中間唯一的寫實主義者，但我見到中國社會中間這些愚笨的理想主義者，依平均計算，恐怕還不止這個數量罷。由這點看來，中國前途的絕望也就可知了。”

靜了一會，W君說：“你的議論真多；可是你講的那故事結果怎樣呢？”

“…我發了一會的空想，便離開那乞丐走回來了。我覺得他受了我那七個英國兵的一點小幫助，至少總可以免

得餓死罷。我的力量也只能如此，——我所有財產十四元錢不是通通給他了麼？可是那幾個英國兵的力量也不過如此罷；我想他們的月薪至少也不過三四個金磅罷了，而每人却能拿出幾角錢來救濟窮人，這個價值無論如何總比徐志摩那“……化一個大罷……跟着車輪跑……跟着車輪跑……”的詩要高些。

“至於你要我作稿子，我就照這故事的因果寫下來給你好了，不過你得一定給我十四元錢。我將這十四元錢拿去還是把四元去買兜安氏補肺藥，十元錢作飯錢。那麼這回救濟那乞丐的好事就讓你做了罷。”

十，十一，一九二七。

一個畫家的妻

—

畫家宗如藻的工作室裏充滿了仲春時的溫和氣候。從大玻璃窗外射來的太陽已挂在室左方那厚而長的沙發角上了。空氣寧靜得很，只遠處大街上的一兩起汽車聲傳過來和那高挂在許多油畫上面的鐘擺那帶有端莊意味的奏動。偶爾一陣風起了，便將小院裏的槐花歷亂的吹落下來，有的飄進了窗，在光淨的地板上滾動着，彷彿許多小侏儒們的跳舞。

和如藻新近結婚的瑪珊輕噎了口氣，從搖椅上站起，將正在縫織的短絨坎肩擲開了。她不耐愁悶似的看了看鐘，一面將額上的髮鬢理好了，輕輕的走到案前伏着，深情的注視在那一幀精裝的肖像上面。

“慧珠，去開門罷。”她忽有所警覺的跳起來道，便很寧貼的處女模樣的在沙發角裏坐了，低着眼看着自己的手指。

鐵柵門外起着一道吱吱札札的洋車的橡皮輪聲。慧珠拔了柵門的關，接着便有一陣急促的革履聲響進房來。

門呀的開了，如藻板着那幅忽變異了的臉直立在門口，兩道充滿了怒意的視線不動的注在這新婦的臉上。

瑪珊只寧靜的坐着，好像將要預備承受一個深蜜的接吻似的——頭彎的更低了。

如藻忽粗厲的叫道：“——今天我
才曉得！”

她露出一點驚意來回頭朝他一看
時，如藻走攏了兩步，將手往外衣口袋裏
使勁一插，道：“今天才曉得你對我是這
樣的，來看罷！”接着拔出一張信箋來，朝
着她擲在桌上。

她注在丈夫臉上那驚訝的視線移
在信箋上了，遲疑了一下，她急趨到桌邊
來，在箋上看了許久，她的兩眼漸呆滯了，
忽笑容一閃的睇着他道：“什麼事呀？”

“你還要欺騙我麼？”他的聲音愈
粗暴了，沈重的在搖椅上坐了，只是憤怒
的 watching 她的臉。

“啊，是了……”她低着頭，咳了
一聲說：“可是這封信是幹什麼的？是誰
想破壞我們兩人？或許——”

“不要裝嘴了罷，”他忽又站起來

嘶聲道：兩眼被怒氣所激全變成紅色了。

“就從今天起！——我們兩人完全脫離一切關係！哦，我氣死了……女人啊，你把我太不作人看了……”說時，他在案前一坐，頭在兩臂間緊緊的伏了。

室中死寂一會。“瑪珊全身都軟了似的對着丈夫坐下了，兩臂彷彿將裂的張開起來。“如藻，你不是誤會了罷？”她吞聲說，接着氣塞了，只沈重的咳了一咳。

慧珠將那胖的臉探進來，看了看兩位主人，又驚疑的縮了出去。

“如藻，你誤會了啊……”瑪珊停了許久，帶顫音說。

“竟這樣的對付我麼？噢！”如藻忽又一挺身站起來；臉上全變成死灰色了。

“……趕快走罷！……哦，把我氣死了……這樣一個虛僞的女人！……我的天，……哦，我氣死了，”說時急走。

到門邊，又回轉身來。“那時候我還當真向你求原諒！那裏曉得……你竟……你竟……哎，今天就離開這裏罷——虛偽無廉恥的女人！……我氣死了……”接着將門一推，將要暈倒似的撞了出去。

瑪珊兩隻張大的眼在天花板上凝滯了許久，露出一排貝齒來在唇上緊緊嚙了一嚙，兩條肥白的臂膀繞着自己的頭，在沙發一倒，伏了。

如藻走進臥室，兩手發抖的扭脫了領結，將門一鎖，和一個將要發癩的人似人的繞着牀急走起來。

二

瑪珊伏在丈夫的寢室門口哭泣了。她舉起拳只是在門板上槌着，抽噎的，急促的，吞咽的，顫抖的哭聲一齊從她

喉間迸了出來，哭一聲，她哀婉的呼一聲
“如藻，如藻！你原諒我罷！你原諒這一回罷……”

裏面只是沒有一點聲音。

她哭的全身都顫抖起來，美麗的頭髮全散亂了，襟口被她的手一片片的碎裂了。丫環和僕婦都圍在她身旁，嗚嗚勸慰着，哀聲呼喊裏面的主人。小叭兒狗朝着門只是狂吠，好像爲主婦鳴不平似的。

她哭的暈倒了。丫環僕婦扶了她起來，抬進房，在沙發上安放了。許久，她們才把她喚醒過來。

呆了一會，她又哭了。

“什麼事呀……太太！不妨說出來。”

“讓我們替你和老爺去講罷。”

她們守在旁邊只是這麼懇求着。

寢室的門響了響，如藻蓬着髮，草草的披着外衣急走了出來，沈聲說了一句

“你們替她把行李檢好罷！”便兩大步的跑出花院，出門走了。

瑪珊直挺的躺在沙發上，兩眼只是呆滯的望着空間，她的臉白的和蠟一樣，牙齒只是輕敲，彷彿發了寒病。

三

一個記憶浮到她的腦裏來了。

在武修鎮的一條繁華的大馬路旁，她和一個將畢業於雅新師範學校的同學薛之英並肩走着。

那時她已是二十一歲了，青春的美夢已長久的臨在她心上，將要消失了。她離開了家庭，拒絕了父母給她婚事的約束，來到這裏入學。在許多男朋友中，她無時不靜心偵察她想望中的可用情的人物。三年來她戀愛了三個少年，丟棄了兩個，最後注定在之英的身上。

在她的心目中，之英有溫柔，有才幹，有學識，面貌又帶有幾分英俊，又且似乎很闊綽。全校的少年們都把對她的願望毀滅了，只冷覷着她和之英的友情日漸的親密。他們兩人在學校遇見時，微笑着說：“早啊！”或者“少年維特之煩惱這部書真好啊！你看了嗎？……”接着兩人便揀着清靜的地方站了，滔滔的談着文學。

這一年畢業考試將近完畢了……之英對她忽然生出許多哀感來。那一次數學考試，她很不屑於留戀的將白卷交了，挾着那本德國斯托謨煙夢湖走出教室來，接着之英也跟着出來了。兩人走到校園的假山後面站着，含着一點幽情的相注視了一會，他忽流出兩行淚來。他說他的家庭決定替他訂婚了，如其不受約束的話，以後便將斷絕他的經濟供給了；

他又說他愛她是真心，但是……爲着各人的生活，將要離散各方了。說着，他向她要求永久的愛。她聽了，只是沉默的坐在石燈上，將手中的花瓣徐徐捏弄着，最後，她說她的愛情決定給他了，但是……接着就緘默起來。出園時，兩人約定考試畢後的一天作一次整天的游樂……

兩人徐徐走着，她的情態似乎有些冷淡了，他在旁邊只是訴述他心中的苦痛，并低聲央求對他婚事的許可；如果她能應允，他以後便實行工讀的計劃來維持兩人同居的生活。她走着，踱着，只是不開口……

終於他邀她到一個酒店裏去。在一間雅座裏兩人沈默的坐了。她開始勸告他不要違反家庭的命令，不要爲着她把求學的機會錯過了……他聽了顏色，有些慘變起來，只不住的喝着酒。

許久，兩人都帶着醉意了。之英的兩眼漸吐露着光芒，語聲也加了不少的力量。她也覺得需要他的一些暫時安慰似的，低着頭一會，不知怎樣對他浮出一點甜蜜的笑容來。於是，之英那充滿了誘惑力的頭漸次在她眼前湊近擴大起來，終於嘴上感着一種濃烈的熱氣，她完全在他的懷裏迷醉着了。

她不知怎樣的跟他跑進一個旅館的房間裡，感着一種傷慘而又熱狂的躺在牀上，全身的骨肉都被之英吞食了似的。當一睡醒來，她忽覺得牀邊睡的那人十分可厭了，便輕悄的離開了他，跑出旅館回到自己的寄宿舍裏來。當晚她便檢起行裝回了家鄉……

四

她全身彷彿起了一陣痙攣，一抖的

便站了起來。

兩個僕婦都去了，只留着慧珠遠遠對她無言坐着，室中顯得異樣的幽沉，日光已由沙發角昇到屋簷邊去了。

“……太太，起來用一點飯罷。”

慧珠對他一抬頭說。

她搖着頭，理了理髮，仍復在沙發上坐了，將頭埋在掌裏沈靜了一會，叫慧珠將桌上那頁信箋拿過來，之英那粗健而帶有娟秀意味的字體在她面前一閃，像含有充分的惡意的對她只獠笑着，一種惡毒的聲音跟着她的視線說：

“……這樣一個把愛情看作玩物的女人，唉，如藻先生，我真想不到你竟被欺騙上手了。老實說罷，她的愛已允許給我了，而且我和她已有過夫婦關係了！現在她毫無顧戀的丟棄了我，而且把我看作仇敵。我記得那一晚和她在旅館度

夜，當我一覺醒來時，她不知爲什麼就失了蹤。我知道她只厭惡我，輕視我，把我看作一種暫時的逞慾的物品。啊，她現在已有了歸宿，但是，如藻先生，你早些留心她那惡毒的心思罷，將來，或許你也會和我一樣受她的愚弄和創傷啊……

她的兩手微顫着，覺得如藻那俊秀的臉和這字體一樣的變異起來。她又覺得目前這伊甸的花園，忽被了這次意外的火災，什麼都將在眼前消失了；又覺得自己正是安適的睡在如藻的懷裏開始這長期的美夢，忽被一柄利斧從兩人中間剖分了……只剩着自己這一副帶創的殘體；又覺得她原有的寶貴的靈魂早已被之英強劫去了，到這時才覺自己給與如藻的只是一些灰燼……她的顏面和身軀漸漸灼熱起來，恨不得投到水裏將它浸滅了。

她將信箋團着，一片片的撕碎了；抽了一口冷氣。

五

又一個憧憬的似乎對她發嘲笑的記憶浮上她的腦裏來。

……她走進如藻的畫室——當他正在那美術學校教她繪畫時，他在一間小洋樓裏裝設的畫室——看見他站在畫架前面，將那張爲她臨摹的肖像畫一筆一筆塗毀了！……

她呆了一會，問道：“什麼事？不用了嗎？”

他只一筆筆塗抹着不語……

“宗先生！你不是發瘋麼？”她喊着，跑過去將他手裏的筆和調色板搶了。

他轉過身去，發了一聲冷笑。

“什麼事呀？”她怒聲道，將筆和調

色板朝地上摔了。

“你這女人！哼……”他冷覷了她一眼道。“走開罷，藝術是真誠的！我這裏容不了虛偽。”

“你發瘋麼？如藻！”她頓足道。

“你欺騙我！你有了愛人！你和那人有了祕密關係！你丟了他又來找我！哼，哼！走開罷！你這東西！”如藻如連珠似的大聲叫了出來。

她寧靜了一會，道：“這是那來的話？”

“許多人都對我說：哼！瞞我？我還曉得你那什麼情人姓薛！是你從前一個什麼同學……”說着，他將替她畫的那幅像一脚踢開，和一尊石像似的坐在椅上。

“你說說！你是一個無用的東西！自私的男人！你愚弄我！——你聽他們那班

狗的話，那班狗只想毀害我，破壞我的名譽！你聽他們的狗屁！你這懦夫！你這沒有頭腦沒有思想力的下等男子！唉，天啊……”於是，她一下倒在門旁的沙發上便嬌聲哭起來。

一會，他掙起來，滿臉帶着求和的懺悔的容色在她面前站了。

“你走開，你走開！我就要去！……我……我……我被那班狗害了……”她哭了一陣，跳起從他身邊擦過去說。

“……瑪珊！你不要動氣罷，”如藻吐着哀顫的聲音說，只跟着她走。“我認錯！我認錯！你唾我兩口罷，真的，瑪珊！我太愚蠢，太冒失了……瑪珊！原諒我一下罷，不然……瑪珊，不要動氣罷，是我聽了狗的誣蔑好了……原諒我一次罷……瑪珊！”

她伏在壁上哭了一會，回身來將他

一掌推開，逃出門外，便跳在一輛洋車上坐了。

“瑪珊！瑪珊！回來啊……我認錯，和你賠罪就是呀……”他跟了出來，哀聲對她說。

她的車已駛回學校的寄宿舍了。

當晚，他到她那裏來找她，被她回絕了。

第二天這樣，第三天也這樣。第四天，他寫了一封長約一萬字的信給她求恕罪。到第五天他到那裏，才得到門房帶給他的。一句回覆：說是一個星期後再說。

這一個多星期裏，她不會到學校來上他的課。

又一個星期，他連去了八封信，得着一個郵片說：“下星期日上午九時我在馬尾公園候你，但是我們的感情恐怕從此完全毀了。

那天，她斜背着他坐在公園裏荷池旁的石磴上只是不語；他跪在她的膝旁哭泣起來，直到她也含着一點淚讓他起來同坐的時候。

到現在……兩人間的隔膜已完全拆開然而又復密合了。

六

她的全身都冷凝得和融化了一樣……一切都在面前消失了。

鐘敲了三響，她警覺的站起來在鏡奩前理好了髮，施了一點粉，披着狐皮忽忽的走出門，到她的一個同鄉韓式微律師的私寓裏來。

韓式微正伏在窗口的公事案前理着文件，翻着那雙灰白的眼看往窗口道：“初七……初八……十三號……十四號……收三百零七除去四十五……二

十八……六十四……三三得九……二
四如八……除支尙餘——”

瑪珊和門房一齊走進室來兩個書
記抬起那憔悴的臉看了她一下。

“韓先生打擾你了……”她帶
一點哀聲說，蒼白的臉上露出一點微笑
來。

“哦，宗夫人……”韓式微愉悅
的道，將那肥胖的身軀站起，拉過一張椅
來讓她坐了。

她看了看律師的臉，兩手合併了
一下，嘴一動又說不出話來。

律師也看了看她的臉說：“今天天
氣很好啊……宗先生還在畫畫嗎？”

她點了點頭。

律師又看了看她的臉，燃了一支雪
茄煙態度不自然的說：“今天……宗夫
人心裏不十分暢快嗎？”

她將身動了一動，兩顆淚滾了出來，接着便和小兒遇見慈母似的哭了。

律師驚慌了，只是詢問着，起來在她身邊走了一會又坐下來。

“……韓先生……救一救我罷，”她抽噎的說，“他……他……把我丟了……他……和……和我……要離婚了。”

“離婚？怎麼就要離婚？什麼事體？”律師叫着。

“……一個壞人……把……把我……我的名譽破壞了。”

“誰？”

“一個姓薛的！”

“姓薛的……他是你的什麼人？”

“……我……我不……不認識他……”

“怎麼無故要破壞你的名譽？這還

了得！……他向你丈夫破壞你的名譽嗎？”

“他……信了那人的……的話……要和我離……和我離婚……”

“這樣的……你怎麼辦呢？”

瑪珊伏在椅臂上哭着，全身都顫動起來。

律師很沈重的吸了兩口煙，將煙支丟在桌上的玻璃盃裏，抓了抓頭髮說：

“這真怪極了，那姓薛的住在那裏？”

“我不知道……”

“怪極了，他爲什麼要破壞你的名譽？……或許是一種敲詐的手段罷？……”接着他披了外衣，道：“……我和你同去跟宗先生說一說好麼？或許他是誤會了也未可知……”

瑪珊抬起那淚眼來望了律師一望

說：“……請你先替……替我去……去說說罷……”

律師將呢帽在額上一合說了一句
“你候一候罷，”便急促的走出了門，

七

韓式微在如藻的畫室守候了半句鐘，將要臨行時，如藻已從外面趨進門來，彷彿得了急性的感冒症似的，一身都萎縮在外套裏；臉色慘白，顯得異常的森冷。

“怎麼！你就要和她離婚？宗先生——”律師站起叫着說。

“她麼？……”如藻露出一點苦笑來，在室當中站了，兩手緊緊的在口袋裏插着。“唉……算是我上當了……正想來找你……大概原因很明白……不用寫離婚書了罷。”

“到底什麼事吓？”律師喊着。

“給你看罷……”如藻在室中張望着，尋找了一會，在沙發底下抓出一團碎紙來說：“……就是這東西……她把牠撕毀了……可是我還記得……是一個姓薛的……和她有過關係……我早就知道……”說時將紙團放在律師面前，把外衣合攏將身包緊了，怔怔的坐在搖椅裏，半晌，朝空抽口氣說：“好虛僞……這樣一個女子！”

律師將碎紙一片片的抹平，在桌上擺了，皺着眉看了一會，他徐徐搖着頭，朝如藻對坐着，躊躇的說：“這事未必是真的罷？”

“沒有不是真的，我早就聽見說，可是那時她欺騙我……”如藻將那呆木的腫子一轉，硬聲說。

“怎樣欺騙你呢？”

“嘿，……女人的騙術高明得很

啊——”

律師抓了一陣頭髮，急捷的道：“不過那姓薛的你還沒有見過；一封信就可以靠得住嗎？”

如藻發了一聲冷笑道：“哼，她剛纔還向我告饒求恕呢。”

“怪極了……或許是……”律師呻吟着說，或許是她爲一時的感情所衝動罷，爲什麼——怪極了——爲什麼她對我說她並不認識那姓薛的呢？”

“哼……她不認識！那裏的話……”

律師站起身，嘆了口氣，繞着室急步起來。

沈靜了一會，如藻只是呆坐着，目光晦暗得可怕，嘴唇微微掀動。

“我想……且把那姓薛的先找來再說罷，……”律師停了踱步對他

沉聲說：“不過，如藻兄，我看這事……你總應該原諒她幾分罷。”

如藻又發了一聲冷笑，搖着頭吞聲說：“事情何嘗不可以原諒……不過她不應對我那樣的虛僞……現在想起來真叫我難過極了。”

“虛僞……那個女人不虛僞？豈獨她？”律師說時笑了一笑。

“……這事在我是原諒不來，”如藻扼着手腕道：“……我這人素來驕傲，素來對於行爲真堅得很。總之，那時她決不應該用手段欺騙我……我這人——因爲對於藝術很真誠，所以愛情也覺得要這樣，虛僞是我的生命的仇敵！如果……如果我自己有點虛僞，我的畫恐怕沒有一張有價值了。唉，到現在我才曉得……”說時又將外衣拽了拽，將上身細緊了。

“那麼怎樣下台呢？”律師朗聲說。

“讓她去找那姓薛的去罷！”

“這個那裏辦得到你兩人才結婚，——愛情又這樣的濃厚，不過……我總覺得有姿色的女子都不免有這些毛病啊，不過她的確被人宣佈出來罷了。”律師帶着一點猶笑說，仍復朝他坐下。

“我一定要脫離她——等於脫離虛偽一樣。”“一會，如藻說。

“脫離以後不會感到痛苦嗎？——這樣濃密的愛情，這於你也未始不是損失啊！”

“我有什麼損失？……這一來，我對她的愛情早就冷消得沒有一點了。”

“我說將來啊。”

“不會的！”如藻大聲說。

律師搓了搓掌，站起身仍復在室中踱着。一會，他說：“我看……你且等我替

她查一查再說罷，這事不能冒失的憑一時的意氣，恐怕弄得將來沒有好結果。”

“我有什麼好結果壞結果？哼！”

“在她是恐怕很不幸啊……不過，如藻兄，你是一個畫家，凡畫家必要注重感情作用，可是這種事你也未免太偏重感情了罷？”

“難道這事情還有什麼理智作用嗎？愛情不原來就是感情的麼？”

律師連搖着頭，沈聲說：“凡事太重感情了是不對的。”

“唉，”如藻拍了拍椅臂道：“我的愛情——感情都消失了，難道還有人可以用理智來挽回麼？”

“這個要你自己挽回才行。”

“噤……我沒有這本領，我這人對愛情素來就真堅得很，和對藝術一樣，如果有人要她再和我同居，恐怕兩人都要

過一世的痛苦的日子，沒有辦法……我一定要她走開這裏——一定的！她要我什麼幫助，我可以答應；不過以後她不要見我的面，我受了這一回的痛苦已足夠了……”

“她離開你怎麼呢——這樣一個無能力的女子？”

“這是她自己的事；她要我做一點朋友關係的幫助，我一定答應，只是我決不能再和她見面了。”

如藁說時已站起，在室角旋轉着走；他的聲音愈加顫抖起來，只是將外衣拽着。

“那麼……你暫且忍耐一下罷……”律師噓了一口氣說，“等我把那姓薛的找來作個對證再說，如果那姓薛的有證據——從前和她有過關係的證據，那讓你脫離她好了；如果沒有證據，徒

然是一片空言呢，那……我是一個律師，我可以拿法律來和你們兩人說話。”

“好罷！”如藻急迅的應着。

“明天你可以到我那裏去麼？”律師走到門口說。

“自然，不過我去時千萬請你把她叫開……我是決定不和她再見面了的。”

“且看！”律師應了一聲，馳出了花院。

八

瑪珊在一個旅館裏苦悶的住了兩天。她無時不禱告着，禱告着神明解救她的厄運，收回如藻給她的愛情。

她在報紙上看見韓律師登的一個啓事道：“薛之英鑒：有要事相商，請速來德摩路四十一號本律師寓一談爲要。”

她又感着一點驚悚和畏懼，禱告着

神明不要使之英看見這啓事。

第二天早上她接了韓律師的電話，請她即刻到他那裏去。

她走到韓律師那辦公室的門，便倒退了兩步，幾乎暈倒了。她看見律師對面的椅內坐着一個蓬髮黃面，眼光黯淡的瘦男子，身上着一件陳舊的竹布長衫，穿一雙破皮靴，沾滿了灰塵和泥土……那便是之英，只是用一種凶殘的視線注在她面上。”

“來得好……這便是薛先生——宗夫人，認識他嗎？”律師站起身拉過一張椅來說。

“他是誰……我不認識！”瑪珊將身倚在門上，微微帶一點顫音說。

那瘦男子冷笑了一聲，將手在那沾滿了油膩的衣襟旁插了。

“不認識他嗎？”律師呆了一呆，帶

笑道。“宗夫人，請你坐下罷。我對你講……你記得從前在學校時有位叫薛之英的同學嗎？……或許你忘記了。”

“沒有！我不認識他！”瑪珊凄聲喊道。

“沒有？”律師咬了咬唇道：“薛先生……這一定是你弄錯了；你的神經上有毛病麼？”

那男子的鼻裏哼了一哼，一會道——那聲音和破竹似的：“她不認賬就算了，何必說謊呢？”

“你的過去的經過情形可以說一說麼？”

“有什麼不可以？”那男子移了移身道。“自從她離開我後，我便回了家。回家後得……了一年的腦病，第二年便到外面開始了我的漂泊生活，那時我和家庭脫離了關係，就為的一個婚姻問題。後

來在樟縣的縣公署當過半年書記，便到這裏來了。”

“那封給她丈夫的信是你寫的嗎？”

“是的。”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不合道德的事呢？”

“這有什麼道德不道德，”那男子猶笑道：“心裏高興做就做下去是了。”

“這個不行的，”律師着重語氣道：

“你這樣說，不像連做賊都可以麼？”

“一個人只要有廉恥就穀了，做賊又算什麼！”那男子冷笑一聲說。

律師啓了啓口，又緘默了。瑪珊的臉顯得冰霜起來，帶着一點威嚴在門邊的椅上坐了一會，她說：“韓先生，有話請他快說了罷。”

“你有話說麼？不然就完事了。”律師看了那男子一眼說。

“你要我說她麼？”那男子將瑪珊一指說。

“自然。”

“她就是沒有廉恥吓！”

“胡說！”瑪珊站起身發怒道：“你怎麼知道我没有廉恥？”

“……不要動氣，請你坐下罷。”律師道。

瑪珊掩着面坐下來。

“……她祕密的離開了我，就找到這個畫家——可是我才知道……我找她兩三年，到這時才達了希望。可是……沒有辦法……她自然不會把我看在眼中了。所以我寫了封信給那畫家——也沒有什麼惡意，不過要他留些心就是。這樣一個水性楊花的女子……哼，男子是最易上她的當的。不過……我有什麼辦法呢；當一個報館裏的校對，一個月拿

十六塊錢，喫飯還不穀嗎！……”說時露出一點笑容，從懷裏摸出一支紙煙來。

“一個人的愛情是自由的……”律師冷聲道：“可是，薛先生，我要拿法律來質問你；你說她和你戀愛有什麼證據？”

“這到那裏找去？……”那男子抽了一口煙道，“不過也有一點點，我拿給你看看罷。”

瑪珊忽將那帶惶恐的慘白的臉抬起來，兩眼發光的朝那男子注視着。

“這就是……”那男子從懷裏掏出一個舊白鐵煙匣來，將它捻開了，裏面的蓋上露出一張貼着的兩人的合照來。

瑪珊起了起身，仍復將面掩了。

律師將那煙匣接過來，皺着眉看了一會，朝那男子望了一望道：“可是這人爲什麼不像你呢？——這就是你從前和她的照片嗎？”

那男子點了點頭，噴了口煙道：就是我和她在那師範學校畢業那年照的。”

“你現在怎麼會變成這模樣了呢？”

“哼……”那男子又抽了口煙道：“幾年來在外找飯喫，受盡了苦，受盡了社會的虐待，心裏又恨，又急——還不變，難道喫了神仙果不成？”

“你的家呢？”

“我不說和牠脫離關係了麼？……”

律師輕搖了搖頭，沈默了一會，噎口氣說：“不過你這事做壞了……薛先生，你把他兩人的夫婦關係破壞了，怎麼辦呢？”

“破壞了各人再去找一個就是！”

“這不成話，……”律師又沈默了一會，他道：“你這種行爲無論如何是不對的……”

那男子笑了一笑，將煙尾丟在痰盂裏。

門房拿了一張名片走進來，律師連忙站起接了，躊躇了一會，便請瑪珊走到鄰室裏坐了。

九

如藻呆着那幅近日忽變瘦削了的臉對着律師和那男子已靜坐了二十餘分鐘。一個談判已經結束了。

他站起來，在桌旁踱了一趟，對那男子說：“你對她有什麼感想？”

“誰？”那男子丟了他一眼道。

“吳瑪珊。”

“就是她麼……沒有法子……”

那男子動一動身。

律師連連嘆出幾口氣來。

如藻在額上拍了一拍，徐徐從口袋

掏出一捲鈔票來放在桌上說：“……請你用委婉的口氣將這一千塊錢給她罷，……”

“叫她怎麼辦呢？”律師眨了他一眼道。

“隨她願意怎樣就怎樣好了。”

“如果她還是跟你呢？——我的畫家。”律師露出一點溫和的笑容來。

如藻呆了一會，連連搖著頭。

“原諒她一下罷，唉。”律師說時拍了拍他的肩。

畫家的眼漸紅潤起來，接着又搖頭了。

“讓你再清楚的想一想罷。”律師推他到椅上坐了。

那男子起身站了一會，捏着帽告辭。

“就走嗎？……”律師看了他一眼說：“這事恐怕要經過法庭的審問啊！”

“難道我還犯了法麼？”那男子兩眼充滿了怒容，咳了一聲道。

“法是沒有犯……不過你這種行為總是不對的！”

“你拿出法律來質問我——我的行為不對？”那男子仍復走到桌前來道。

律師抓了抓髮，道：“好，你走罷……不過萬一法庭要審問，你却非來不可的。”

“哼！……且看：如果我冤枉被你拿了去，那你這律師可是白當啦！”那男子重聲說着，走出了門。

“你說什麼？”律師朝門外怒聲道。門外已寂然了。

室中沈靜了，只隣室的瑪珊一點抽咽的聲音。

律師將手承着下顎在室中踱着，說：“畫家！還是帶她回去罷。

“不行！”如藻說，聲音帶着一些哀慘。

“那麼就要她和你分居一兩年再見面可以麼？”

“……那裏會有這種事！……”

如藻站起身，閉了閉眼，將淚忍了。

“這樣的堅決麼？”

“唔。”

律師抽了口氣，微笑說：“那麼讓她來和你見一面總可以罷？”

“我要走了……”畫家的聲音全慘變起來，攬着帽，在室中兜了一圈。

“瑪珊姑娘！出來罷！”律師喊着：畫家低着頭，搶着走出去了。

瑪珊從隣室急馳了出來便放聲哭着，在門口跪了，舉着兩手悲呼了一聲。

十

過了兩天，律師差了一個僕人到如

藻的寓裏來。

瑪珊的箱匣,衣包,裝飾品,……都由慧珠檢好了,一一堆放在門口。

如藻的寒病又發起來了,兩手抱着外衣只是在畫室裏走,走到室角,望着那幅被踢翻了的畫呆了一會,仍復將它在畫架上支了,他的眼閉着,嘴唇掀動着,手在衣袋裏不住的擺攪。

慧珠板着那苦臉走進來看了他一看低聲說:“老爺……算了罷,還是叫太太回來罷。”

如藻在搖椅上坐了,兩眼張得異常的大。

“讓太太回來罷……她走了……你……”慧珠說時滾出兩顆淚來。

“你出去!不關你事……”他咳了一聲道。

慧珠歔歔的走進內室去了。

門外起着一點車夫搬行李時的呼喝聲，一會，車輪札札的響了一陣；寂然了。

如藻彷彿起着強烈的恐怖，急將頭埋在兩臂間伏在桌上……

從此，瑪珊那嫵娜的影永久消失了，這畫室裏似乎變成一處冰窖了；那微笑，輕語，溫柔的吻，靜寧的偎抱……都在這裏變成過去的回想了。

他日漸苦惱悲傷起來，他的畫布上面已由鮮豔的渲染變成蒼淡死灰色的大筆觸了；他的發音嘹亮愉悅的凡亞鈴掛在壁上已蓋着一層薄塵，哀愁的簫聲繼着起來了；他開始作頹廢詩，寫傷感的小說了；他的面容愈加蒼白了，黑髮愈加蓬亂了，……一切都在他眼中失去美麗的靈感，失去新鮮的意味了……

他這麼過着——在一種破毀了的

花園裏過着,和一隻蒼老的蠡斯在秋末的衰草莖上一樣……

十一

四年後,這位畫家已成大名了.他的唇上已留有一撮柔黑的短鬚了.

在東亞藝術展覽會裏,他將他許多傑出的作品陳列了出來.他的畫布上陳滿了幽淡的顏色,蒼老的筆致,衰頹的靈魂,深沈的思想.其中一張名‘死靈’的象徵畫上,他把自己的心情寄寓在一片廣大的沙漠裏彷徨着的樂人,懷抱着一隻銀色的琵琶,絕望的注視在天空上.爲的這張畫,他將會中那最榮譽的獎章獲得了.

千萬的人們都懷念着這傑出的天才,都想一睹他的容顏爲快.許多戲劇,繪畫,音樂團體聯名請他譙飲;慕名的資本

家拿出萬數的酬金來，願望他替他們的商店作一張雅致的廣告畫。

如藻却依然故態，生活愈加安閒起來；所有的名利心反而於他更覺得可鄙厭了。

一天晚上，一個負有盛名的藝術團體請他饌飲，在電燈輝煌的大餐席上，當他冷冷的臨到時，座衆都驀然停了歡笑聲，寧靜的注視在他那蒼白的臉，烏黑的腫子上。

在座衆一一舉杯爲他賀飲之後，那花白鬚鬚的老畫家胡枳剛帶着一點異常的態度發言說：“我們有什麼可以開這位大藝術家的心的嗎？”

大家都攢着首；一會，一個說：“請幾位票友來湊熱鬧罷。”

“他是不喜歡聽京戲的啊。”

“那麼請大世界那位著名的灘簧

家來罷。”

“可以嗎？”

“我看還不如請筱落梅來奏梨花大鼓的好。”

座衆都看在如藻的臉上，待他承許。

他頷了頷首，微笑說“……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各位隨便罷。”

各人都笑了一笑，僕役接了名箋，飛似的跑去了。

二十分鐘後，樓梯上急促的響着，四五個豔裝的女子走上來，在席旁帶笑的環立了。

“早啊，先喝一杯壓驚的酒罷……”胡枳剛斟了一杯送在那清秀的面略帶愁容的筱落梅前面。

筱落梅接了杯，急迅的看了如藻一眼，酒從杯裏潑出少許來。

“喝罷，這位大藝術家看着你呢……”

... ..”

筱落梅微微呷了一口，又朝如藻看了一眼，將杯輕輕放了，斜背着他坐下來。

鼓清脆的響着，她們中一個年幼的已開始奏曲了。

座衆都寧靜了少許，鼓聲在他們的耳邊繞着，繞着，繞着不止……

筱落梅低着頭，將手絹角輕輕的玩弄着……一會，她從旁坐的一個客人肩側又偷看了如藻一眼，兩睫低垂下來……

如藻執着酒杯，心裏想道：“她好生像瑪珊那副臉啊……她的秀眉，直鼻，小口，正是瑪珊的模型，只是兩眼晦暗些，身體較肥胖些罷了……”

第三個已將曲奏畢了，座衆都朝沈默的筱落梅催請着，她露出一點無神的微笑，猶預的走到鼓架邊，拿起鼓棍，手絹忽從她的脅下落下來了，她彎身拾起兩

眼發出一點潤濕的光來；她輕捷的敲了敲鼓，嘴唇微微顫抖了一下，忽走到席旁來，吐出一點軟弱的聲音來道：“請那位斟一杯酒把我罷。”

一個座客替她滿斟了一杯，她一飲盡了，將手沈重的拭了拭嘴唇道：“……再斟一杯罷。”

“三杯通大道……”當第二杯一飲盡時，一個再進了一杯給她道。

“四季發財，再盡一杯！”又一個站起道，她又一飲盡了。

“五子魁最後一杯罷……”又一個站起道。

“還有我的——六子蓮！”又一個叫着。

大衆都縱聲笑着，筱落梅將所有勸獻她的酒都喝了。

“酒量真好啊……”老畫家嘆口

氣說。

她將手絹掩着唇，斜面着如藻癡立了一會，兩眼閉了一閉，急走到鼓架前來。

一面搥着鼓，她發出一點低弱的聲音來唱了，歌道：

一支梅初開。

白蝶黃蜂紛紛來；

二支梅初開。

玉女佳人連袂來；

三支梅初開，

蜂蝶去了，玉女佳人不再來，

梅花片片飄灑，

灑落在塵土黃沙，

任憑無情人踐蹂……

“這是什麼曲吓？”一個驚訝的插口道。

她將手絹掩着嘴，鼓節有些凌亂，歌聲微微顫動了。

任憑人踐踏。

梅花消失，春來梅花不再開，
只留着斷腸殘片；

等候有心人……將牠埋！

一個淒涼的夢，夢中——

只是愁眉不展，

不展的愁眉……心神都灰敗；

心神都灰敗，

但見寒林薄暮，野草黃衰。

傷心人一步步向前走，

一步步難捱難捱……

記起了年前往事，

隱約春景如畫，槐花滿階，

……一轉眼夢已消逝……

夢已消逝……

處處都使我神憫心哀……

到如今，只落得把身來賣……

歌聲漸波動着，忽中止了；鼓棍從

筱落梅手中弛緩的落下去了。她的兩眼緊閉着，手緊緊的按在胸口，嘴角拽了一拽，往後退兩步，便如一片敗葉似的倒在一張椅上坐了。

座衆都寧靜如死，如藻緊閉着嘴唇挺直的站起身；筱落梅朝他一張眼，淚如聯珠的滾出來。

“深情的女子啊……”老畫家又嘆了口氣說。

一種落寞憂愁的神色將全座包圍了……

十二

如藻回到寓裏，閉着兩眼，繞着沙發徐徐的走。電燈閃照着他的顏面，和照在一張白紙上一樣。

踱了一會，他在桌前坐了，眼望住電燈，嚙着手指，將筆捏了。

一封信已由他交給婢女慧珠了，叫她立刻送到月華街筱落梅那裏去。

慧珠乘車去了，他便倒睡在沙發上
… … …

一點鐘，兩點鐘 … … … 慧珠回來了
… … …

她帶着一點歎歎的聲音走進門來說：
“她就是我們這裏的太太啊！… … …”

“怎麼樣？”他從沙發上爬起，咳了一聲說。

慧珠低着頭，一會，說：“她說… … …
很感謝老爺的好意，不過… … …”接着
拭了拭眼角。

“不過怎樣？”

“她說她真對你不起，心裏難過極
了… … …只是她明天要到汀州去… …
恐怕不能和你見面了… … …”

“哦… … …”他應了一聲，仍復朝

沙發上倒下來。

慧珠癡立了一會，聲音漸嗚咽起來。她看了看主人，走出去，將門輕輕關了。

室中冷靜如死——夜已深了。如藻只不動的睡在沙發上，好像被電燈的光融化了。

二五，一二，一九二七。(留)

